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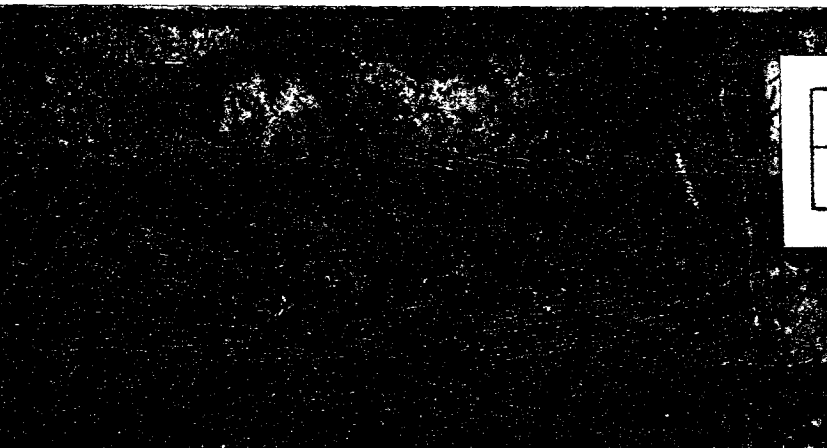
與
春
膏

煖
榮

作

華

韻





作 華 韶



3 0528 5276 5

行 印 居 書 華 新 北 東

857.63
637-6

目錄

一、劉懷義·····	一
二、榮 譽·····	二三
三、姚素琴·····	三八
四、『北大荒』怎樣變成不荒的？·····	五四
五、參加勞動才改變成人·····	六六
六、『如今是我們的天下了』·····	八八
七、弟兄們的『官司』·····	九六
八、買賣婚姻·····	一〇一

一 劉懷義

一 『逢「台」不上上「場」』

劉懷義有個外號，叫作『逢台不上』。也有人說他是『逢「台」不上上「場」』。首先是壟台不上，再就是井台不上，說到老娘們幹的活：鍋台、磨台、碾台那就更不上了，家裏吃一擔水，也得老婆去擔。上「場」是什麼「場」呢，要錢場。這一「場」每天不上，心裏可就癢癢的慌。

今年開春時，大家都要往地裏送糞了。生產小組長催他送。他說：『別忙，雪化化再說吧！』雪化之後，他又說：『颶場西南風把地皮「刺拉刺拉」再說吧！』又過了幾天他說：『趕趟，過清明送也不晚！』大家的糞都送完，眼看要就誤事了，沒有辦法，小組大夥只好替他送上。過了清明大家都忙着種麥子，到了穀雨又種大田。可是他今天說沒吃糧，明天說沒種子，後天又說缺草料，天天找屯主任：『解決困難我好生產呀！』一直到離『芒種』五、



六天了，他的地還沒種上。他說：『過了「芒種」還能搶種十天呢！』小組長勸他，說他，教育他，批評他，把嘴皮都磨破了，他還是不聽。沒有辦法，大夥不能眼看著讓地扔了，只好又替他把地種上。大夥批評他懶，說他不會種地。他說：『咱是莊稼人出身，種地的事兒，咱明白：也喜早，也喜晚，也喜深，也喜淺，也喜勤謹，也喜懶。』大夥給他扣苞米那天，他硬要『攪』，說『攪』地省事。他個人招大犂，連籽種都沒蓋嚴。

沒有柴火燒，他也不去打，硬要把分到的一張糶耙劈了燒，老婆不讓，他就去掀房簷上的草，老婆又不讓，他說：『過秋咱們蓋新的，這老破房還要它幹啥！』一個大春天，今日去東家取一碗米，明天去西家借一碗麵，後天又去借點油，又過一天又去要一把鹽。全屯五十多戶，家家都叫他借到了。大夥都說：『他是一個填不滿的坑！』後來借不出來了，吃飯時叫他碰上，他不用你請，自己湊上去，摸一雙筷子就吃。不過這是最近的事，一頓半頓，誰也不好意思得罪這個二流子，都還沒說出什麼。

起先生產小組是按門挨戶編的。以後提出『組織小組要自願』。他第一個退出了小組。但他還說：『別看我是二流子，咱們各幹各的照量照量！』說的倒好聽，實際上却白天睡大覺，晚上就同他的幾個『老朋友』要錢。一春天把老婆分到的褲子，孩子分到的汗衫都輸光了。因為

這，老婆同他吵了多少回仗，哭着勸了他多少回，可是他總當作耳旁風。

二 輸了棗紅馬

這一天吃過晚飯之後，他躺在炕上翻過來調過去總是睡不着。昨天晚上輸了半夜：下半夜牌『點』剛剛翻上來，偏偏民兵又把他們給堵住了。屯主任王同科批評了他們一頓，又勸了他們半天，他心裏直冒火，連一句也沒聽到耳朶裏。後來把他們幾個放開，把一付『牌九』沒收了。

『不行，非把老本撈過來不行！』他忽然從炕上跳下來，趿拉上鞋就往外走。老婆問他上哪兒去？他說：『你管着我啦？誰也沒跟你穿一條褲子！』

他偷偷摸摸地走到李二家裏，好像一切都是預約好了一樣，全寶村的王新水（大家都叫他王壞水兒）、李二、趙禿子也在那裏。三缺一他來到正好抱住『門』。因為這幾天劉懷義老是輸給王壞水兒，昨天又輸給他兩萬多，今天一見分外眼紅。李二把豆油燈點上，從炕角摸出一付『牌九』。趙禿子把窗戶擋上，怕外人看見燈光。今天是王壞水『推』，他們三個『押』。王壞水把牌『擲』好，趙禿子、李二把票子押在自己『門』上，每人押了二千塊。劉懷義拍了

一下桌子說：

『五千！』

王壞水說：

『要「現」的，你輸了誰去抽你的肋骨嗎？』

劉懷義心想：明知道這幾天我的手頭緊，故意難爲我。他媽的一天沒錢，看我劉懷義不值一個大『子兒』。心裏一冒火就說：

『把我那匹馬押上！』

王壞水說：『光嘴說，頂屁使換，現在，誰還敢要你的馬，農會……』

劉懷義說：『好，好！呆會兒見！』說着就往外出。這時天已大黑，走出去幾步就看不見了。

劉懷義回到家裏，老婆已經睡覺了。他在馬跟前站了很久，這時想想老婆，想想孩子，想想平常屯主任王同科勸他的話，心裏也直猶疑。不過今天王壞水兒給這口氣實在嚥不下去，真是，人在世界上一天沒錢，別人就不把你當人看！心一狠把馬韁繩解開牽着就往李二家裏走，正好沒有碰見人。

到了李二院子裏，劉懷義要把馬暫押給王壞水，起初王壞水不肯，後來看看有便宜佔，一匹肥實實的棗紅馬纔作二十萬塊錢，也就答應了。覺得把馬買了明天牽到街上就能賣三十多萬，往外一賣別說農會誰也找不着。

劉懷義有了錢，一張口就下上五千。這時王壞水兒已經有點心虛，趕忙把牌送給他。

到了後半夜的時候，劉懷義的牌『點』已經翻了好幾個『過兒』。輸了的時候，他想把本錢撈過來再散場；趕到把本錢撈過來了，看看牌『點』怪盛，又想贏幾個再散場。半夜過後，牌『點』慢慢又不行了。越輸越發火，越發火越往上『押』的多。約摸有四更天的時候，二十萬塊錢輸的剩了四萬。這時心火一冒三尺多高，一傢伙就押上兩萬。王壞水兒有了本錢自然也不在乎。王壞水兒把牌送給他，他摸了摸揭開一看，沒有王壞水的『點』大，兩萬塊錢叫人家給『煞』走了。劉懷義只剩下兩萬塊錢了，便往桌上一拍：『就這一下子了！』王壞水兒把牌送給他，他心裏卜通卜通直跳，半閉着眼睛，用手慢慢地摸。頭一張一頭兩個眼兒，一頭四個眼兒，是個『六套』，第二張一頭兩個眼兒，另一頭一個眼兒。他往桌上一摔大叫一聲：『皇上！』心想這回可沒跑了，李二趕忙一搖手：『小聲點！』劉懷義把牌揭開往桌上一放，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大概是心裏一慌摸錯了。一張『六套』，一張是『二版』，正好是個『避十』。

結果最後的兩萬塊錢又叫王壞水兒給『煞』走了。

王壞水兒一看劉懷義錢也輸光了，馬自己也贏過來了，這時不溜還等什麼時候？就故意說：

『不好，外邊來人了！』一口氣把燈吹滅，趁黑鑽出屋去。等他們三個走出門去的時候，王壞水已經騎上馬竄出去一百步開外了。

趙禿子沒輸也沒贏，就走回家去。李二纔贏了幾千塊錢，跳到炕上就睡了覺。劉懷義像死了爹一樣（他爹早死了）低著頭往自己家裏慢慢走。

三 離 婚

第二天一早他老婆許桂蘭起來之後，看見丈夫兩條腿伸得直挺挺地，在炕那一頭躺着，呼嚕打得像雷一樣。她不知道丈夫是夜間什麼時候回來的。許桂蘭嘆了一口氣想：有他直當作沒有他，現在也有地了，把馬好好經營住，跟人家換工把地種上算了。反正狗改不了吃屎，多虧他還不是這樣。她走出屋門，向馬槽一看，馬不見了。『那匹棗紅馬哪去了呢？』不用問他倒騰出去了，他早就要倒騰出去，沒讓他。這幾天他沒錢了，沒有錢，他什麼事兒作不出來！

許桂蘭回到屋裏，擰着丈夫的耳朵大聲說：『你起來，你起來！你把馬倒騰哪兒去啦？！』劉懷義半天緩慢慢坐起來，他還是迷迷糊糊。坐起來之後，揉了揉眼睛，聽說老婆問馬，自己明明沒理，却發脾氣地說：

『什麼？什麼？馬？我知道嗎？你問我，我問誰呀？』

老婆知道跟他扯不清，就抱着五歲的小兒子大珠找屯主任王同科去。到那裏沒說出半個字，便大哭起來。

許桂蘭說：『我們這一家人家，算是不成一家人家了，從我過門兒，沒過過一天好日子……』說着抱起孩子就往回走，一面仍哭着說：『他願意跟誰過，就跟誰過去吧！我們娘兒倆，沒功夫跟他生這口閒氣！』

王同科想勸他幾句，但也沒什麼說的，許桂蘭一發脾氣誰也勸不下，況且他倆口這股氣，也不是一天半天了。

許桂蘭回到家裏，收拾了幾件襦衣服跟一床被窩，抱着大珠就往外走，劉懷義看着不對勁，就拉住她說：『上哪兒去？』

許桂蘭連看也不看他一眼說：

『願意上哪兒上哪兒，俺娘倆在這兒擋你的道，我們走了，你好痛痛快快地去要錢！你願意找誰過，找誰過去吧！我沒功夫跟你生這口氣！』

劉懷義，知道老婆的脾氣，十來年的老夫妻了。她一生氣就回娘家，住幾天不用叫她，就自動回來了。不過這回可不一樣，現在婦女跟男人『打八刀』（離婚）的可不少。……也好，你走了再沒有人天天給我打吵子了。跑腿子一個人倒自在。不過，他的孩子，五歲的大珠他捨不得，就說：

『把孩子給我留下，願意滾哪兒就滾哪兒去，偷男人養漢我也不管！』

老婆吐了他一口唾沫說：『呸！你不要臉，你問問，孩子跟你不！』

大珠的腦袋往媽懷裏一扎就哭着說：『媽！我不跟他，我不跟他！』

大珠五歲了，從懂話起，他既不叫爹抱，也不跟爹說話。張口『他』長『他』短，連個『爹』也不叫。劉懷義在村裏，在老婆跟前不說，在五歲的孩子面前，也混得臭氣難聞了。

劉懷義這時心裏雖然也有些難受，不過心裏那股火，按也按不下去。就照着老婆孩子連踢帶打說：

『滾，滾，願意滾哪哪去！有本事一輩子就別進我這個門兒！』

許桂蘭本想同他開一場，但到了這步田地，還開個啥？氣也受够了，打也挨够了。現在他連馬也倒騰出去了，誠心不給老婆孩子過了！於是連頭也不回，逕直向不遠的娘家——雙榆樹屯走去。

這事情不多大功夫，就傳遍了全村，誰也不想去勸許桂蘭，都說：『叫他受得啦！以後看他改不改！村裏誰也別答理他！』

四 『我沒有了吃你』

老婆跟孩子走的時候，劉懷義正在氣頭上，當時恨不能一下擰出她們去永遠別回來心裏纔痛快。可是老婆孩子剛一走，氣消了消，心裏就有些難受，首先是覺得孤單的慌。昨晚熬了一宿沒合眼，眼圈弄得血紅，嘴裏又渴得厲害，撈着瓢喝了兩瓢涼水，用破被窩蒙上腦袋倒頭便睡。

一直睡到吃午飯的時候，這時心火完全沒有了。肚子裏餓的咕咕嚕嚕亂叫。叫老婆去作飯吧？老婆走掉了。又一想：真是，立起來五尺高，躺下五尺長一個堂堂漢子，到哪混不出一碗飯吃，那臭娘們，天天叨叨咕咕地有她沒她也一樣。八路國家誰還不給碗飯吃！想着便走出門去。

上午，屯子裏人都下地回來了。誰見了也不答理他。各家院裏的煙囪已經不冒煙了，大概飯已經做熟，他隨便向趙福九家走去。福九大娘正在端着一盞簾粘豆包往炕桌上放。這時，他覷着個臉一進門就笑着說：『大娘，你們忙呀！』

福九大娘翻了他幾個冷眼說：『不忙怎的，什麼都「忙」進去了。你媳婦兒一走，你可心靜了，更沒有人掛連你了！』話裏一股熱刺刺的味兒，聽到耳裏很不好受。

劉懷義說：『大娘，提她幹啥？那臭娘們兒……』

這時福九大爺也和他的大兒子大哼從地裏回來了。身上叫土蕩的像個泥人。卸了馬，給牲口添上草就去吃飯。劉懷義笑嘻嘻地湊上去，半個屁股坐在炕邊上，伸手就拿起一雙筷子。福九大娘白了幾眼也沒說啥。可是，大哼伸手把筷子給他奪過來說：

『誰給你預備的現成飯！』

劉懷義說：

『噯，噯，大兄弟，你，你脾氣這麼暴躁啊！大哥我，兄弟你，咱們不是一家人嗎！』

大哼說：

『誰跟你二流子一家？』

劉懷義也瞪起眼睛說：

『怎的？你反對天下窮人一家嗎？你不團結呀！你！』

大哼說：

『滾出去，滾出去，現在不是早先了，還吓唬誰呀！』說着拉着劉懷義的胳膊就往外扯。

劉懷義說：

『走就走，離了你這個門還能餓死誰怎的！咱們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！』說着大模大樣的走出門來。

他出了門，迎面走過來幾個孩子。一個孩子喊了聲『一——二——』其餘的便齊唱起來。起先什麼：

『春天送糞種大田……你看那二流子，招天要大錢……』也沒聽清唱的什麼，及至他聽見歌子中有自己的名子，可就一個字一個字的入了耳：

『有個劉懷義呀，一天九』推的歡：『有心上場沒錢不算咱……依個呀呼嗨……』

『牽匹棗紅馬呀，作價二十萬，上場一宿輸個乾大乾……依個……』

『他妻聽着信呀，兩眼淚不乾，將馬轡了攔啥去生產……』

『他發大牌氣呀，心中不耐煩，眼珠一瞪小嘴罵的歡……』

『他妻生了氣，怒火衝上天，一怒之間離婚不回還……』

他聽到這裏，心裏立時火長三尺，怒氣沖天。罵了幾句，回家倒在炕上又睡。

五 爹爹的話

躺了一會，肚子裏餓的難受，從炕上爬起來，在屋角一個小罐裏有一斤白麵。還是前幾天政府貸給的麥種，他瞞着老婆磨了麵後吃完剩下的。這時心裏有了招兒：今天可以對付了，過去今天再說明天。於是就收拾鍋做飯，他想作疙疸湯。但活到四十歲的人了，疙疸湯還沒作過。添上一碗多水就燒火。不多時，水燒開了，把麵往鍋裏一倒，但灶門裏的火已經着到外面去了，麵也顧不得攪一攪，趕忙又去燒火，把柴火下死勁往灶門裏填，火滅了，等他又生着火的時候，揭開鍋一看鍋裏的一碗麵已經成了一個大麵疙疸。外皮熟了，裏邊還是生麵哩！他生氣地把鍋蓋上，又躺在炕上，這一回決心好好睡一睡，睡到明天算了。明天再想辦法搞吃的。這一回，他可無論如何睡不着，肚裏餓的難受，心裏惱躁的更難受。現在混到這步田地：誰也不理，連一碗飯也不值了，老婆孩子也叫自己給逼跑了。

劉懷義這個人，遊遊蕩蕩，已經二十來年了。人家說這個人算定了，沒個改。他自己也向來是這樣想：人生在世，自在一天算一天。拚命幹活的盡是傻蛋。雖然平分土地之後，村中像他這樣的人，轉變的已經不少了，不過他還是『外甥打燈籠，照舊』。別人勸他的話，攔車裝也能裝幾大車了，可是他都當做耳邊風，反而覺得當個二流子挺光榮似的。

今天可就不一樣了，他開始覺得當個二流子有些吃不開了。於是躺在炕上翻過來調過去的，腦袋裏比碎麻還亂。想想這，想想那。躺着的時候，覺得坐着好，坐起來，又覺得躺着好，心像跑了韁繩的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傍黑的時候，他猛然從炕上爬起來就往屯主任王同科家裏跑。到了那裏，王同科正在收拾糠粃。他往旁邊一蹲說：

『主任！看看我姓劉的還有治沒有？』

王同科抬頭一看，見是他，一時摸不着這句話的頭腦，便說：

『什麼有治沒有？』

劉懷義乾乾脆脆地說：

『我還能學個好人不能！』

王同科明白了，大概他受了這回打擊要轉變了。本來許桂蘭走以後，他就想去勸勸劉懷義。又一想還是攔他一攔好，整整他，讓他自個醒過來就好了。沒成想一天沒過，他倒找來了。就說：

『怎不能呀！你要下決心轉變，可光榮啦！』

劉懷義把衣裳脫下來往旁邊一掄，拍了拍胸脯，像跟誰打架似的大聲說起來：

『主任！我劉懷義壓根兒可不是壞人呀！從爺爺那一輩……』

他就嘮起來，越嘮越起勁。從爺爺抗大活嘮到爹抗大活：從他小時候嘮到大，又嘮到『八一五』大砲響。嘮到生氣的地方就蹣蹣腳，嘮到難受的地方就嘆口氣。起先王同科知道他是個『花舌子』，不高興聽，後來聽聽他講的都是真話，就叫他講下去了。

劉懷義說：

『……那一年的秋天，甯祿還沒有割的時候，我爹從縣衙門裏露筐子出來。我去接他。那時我十五歲了。走到一個鎮子上，我爹領着我進了一個大飯館子。我真想不到：我爹五十多歲了，一輩子抗大活，看見個錢比碾盤還大，怎麼能捨得吃館子呢！況且打這麼一場官司，爲往外抽他把三垧地都賣光了。抽他剩幾個錢，回去就不過日子了嗎？連飯館的跑堂的也疑心：』

這麼一個老土，怎敢來吃館子！

我爹大聲叫着堂倌說：

『來兩個菜，一壺好燒酒！』

館子裏滿屋答應，堂倌又把這句話大聲重了一遍。

我當時幾乎是哭着對爹說：

『咱們儉省點吧，爹！回家，我，媽，姐姐還沒吃的呢！咱們抽你把那三垧地賣了，這不是就剩這麼點錢。』我把剩下的四吊錢又掏出來讓他看。

我爹也不哼。堂倌端上一壺酒，他就着壺嘴就一下喝乾了。過去他連酒嚕都不嚕。

出了鎮子，他暈暈乎乎的，我扶着他，生怕他卡倒。他笑着說：

『孩兒，你真是個傻瓜，人生到世界上，自在一天算一天，你看：從你爺那一輩咱就下地出牛力，過年連頓醬麵餃子也捨不得吃，冬天穿不上棉，夏天穿不上單……弄到現在，弄得傾家蕩產，連你姐姐也沒有了。你看：人家那啥活不幹的，搶人家，偷人家，刻人家的人，像高純得那號玩意兒，誰擋啦，還不是一樣享福？都說作惡到陰間入地獄，誰也沒看見。你這輩子可別跟你爹你爺學了，長大了光棍漢子一條，混哪兒算哪，這世界不喜好人呀！我跟你娘，都

是快入土的人了，還能活幾天呀！」

我聽了以後，心都要炸了。我姐姐本來有婆家，因為借地主高純得一吊錢，三年沒還上，驢打滾的利非要我姐姐當他的小老婆不行，地主的小老婆不是人當的呀！我爹不願意，他把我爹送到縣署笆籬子，人家同官家，同胡子都有連手，咱們還能行嗎？地化光了，人脫不了，還得給。

不久，我爹死了，又過二年，媽也下世了。剩我光棍漢子一條。報仇的事，把我的心弄橫了。我想當兵，又想當胡子，可是什麼也沒當成，仇也沒報了。心裏難受，以後便流落到縣城裏。亂七八糟地什麼都幹。反正沒心思幹正事。爹爹的話，記死在心裏。……」

以後，劉懷義從那時又說到『八一五』大砲響。

他同王同科說：

『主任，我這個人是壞透了，我吃喝嫖賭什麼都幹過。現在只剩下賭和不幹活這兩條！不過，我這個壞……』

王同科說：

『是呀！你爹的話不假，那時候舊世界不喜好人，把你造壞了，現在呢？世界變了，咱們

該翻翻個兒了。你再不改，你說還怨誰？」

以後，王同科連批評帶勸，和他講了好半天。劉懷義吁了口氣，把腦袋低下去，也不吱聲。

六 什麼都回來了

第二天，屯主任王同科派人去叫劉懷義的老婆。許桂蘭原本是一時生氣纔鬧了這一場。到了娘家一想：好壞他總還是個『丈夫』，已經過了半輩的夫妻了。這時她也想起乍『過門』時丈夫對她也不錯，娘，和娘家的鄰居又特別勸她，她就先後悔了八分。看見村子裏的人來叫她，並說：『劉懷義要轉變成好人，算了吧，老夫老妻半輩子啦，還嘔這氣幹啥！』

許桂蘭抱着孩子回家去，在路上，她可嘆了不少氣，流了不少淚，把孩子的肩膀都掉濕了。心想：『以後他再不轉變，日子可怎過呀！』

不多時到了自己的家門口。劉懷義這時正在炕上躺着，聽見外面有腳步聲，隔着窗戶的一塊小三角玻璃一看，老婆回來了。他本也想著讓老婆快回來，現在既然回來了，他可又想擺擺丈夫架子。老婆進門之後，他仰面朝天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白了白眼睛說：

『誰叫你回來啦，有志氣就別進我這個門兒！』

許桂蘭從頭到腳跟全涼了。剛邁步進了門兒，就碰這麼個釘子，原來他並沒有轉變呀！抱着孩子回頭就走。劉懷義見事不好，就跳下炕來拉住她說：

『孩兒他娘，別——別生氣，我，我改不行嗎？』

許桂蘭也不理他，在門口站了一會，鬆口氣回到屋裏，把孩子放在炕上，就坐在一旁嘆氣。

劉懷義說：

『孩兒他娘，做點飯吃吧！肚裏餓的真難受！』

說得怪可憐的。許桂蘭仍然不看他一眼，就去收拾鍋。揭開鍋蓋一看，裏面煮了一個大麵疙瘩，起初她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後來一想明白了。弄得哭笑不得。

不一會，老婆把這大麵疙瘩重作了一番，吃了一頓回鍋的『稀罕飯』。

到了上午，屯主任王同科，生產小組長李全海攆着二斗糧食給他送到家裏。王同科說：

『劉懷義，只要你改一改，肯幹活兒，大夥都願意幫助你。這不是，你們小組只兩家，就自動借給你二斗糧食！』

李全海說：

『咱們村李二，趙禿子都下決心轉變了。現在大夥都瞪眼睜着你啦。咱們這國家，老當一，流子可不行呀！』

王同科又說：

『你那匹張紅馬，咱們去全寶村交涉交涉，人家要不給，大夥幫也幫你買一匹！』

許桂蘭擦了擦眼淚說：

『人家對咱這麼好……』轉臉又對王同科說：

『改不改，就看他長不長志氣吧！』

正說時，聽見外面有馬蹄聲，大家一看是全寶村村主任賀福成，他牽的一匹馬，正是劉懷義的。他把馬拴到外面槽上，一進門就笑着說：

『俺村那個王壞水兒，找他幾天也沒找到，昨天大夥見他牽匹馬回去，纔知道他「毛」在這兒要錢。這匹馬送還給你們村。要是劉懷義轉變，我們把這匹馬情願退還他：他要是不轉變，這馬交村上處理吧！』

王同科說：『劉懷義，你怎麼樣，改不改吧，現在什麼都回來了。』

劉懷義這時混身十萬八千個毛孔都服服在地，心裏真比打他幾巴掌還難過。就說：

『轉變不轉變，我嘴說也不算，大夥兒以後看着吧！』想着，又生了氣，恨自己這個人太壞，就自己狠狠地揍了自己幾個嘴巴子，別人連忙拉住他的手。

五歲的大珠也走到跟前說：

『爹，你改吧，我跟娘以後都親你！』

孩子五歲了，從懂事沒叫過他一聲『爹』。這時他拉着孩子的小手，思前想後，一滴熱淚掉了下來。許桂蘭也在一旁掉了淚。

七 一條尾巴

故事到這裏算結束了。但在剗地一遍完了的時候，筆者又到他們村子裏去了一趟，關於劉懷義，又聽到一些新的事情。

自那以後，劉懷義就參加勞動了。起初手脚磨出了泡，幹一天活，晚上躺到炕上，混身的骨頭節都像斷了一樣，棒打也不想動一動。第二天又得早早起來下地。剗地的時候，太陽晒得脊樑爆了皮，痛得像開水澆的一樣，兩隻眼睛被晒得晚上什麼也看不見了，眼前直冒金花。可

是，他都咬牙熬過來了。每天下地回來，老婆快樂地跟他說笑，孩子拐着小腿給他端水端飯，親熱的叫他『爹爹』。屯中幹部及羣衆不斷地鼓勵他，幫助他，兒童們又編出了他轉變後的新歌子來唱。他從這些，得到了力量和決心。

痛苦的磨鍊很快就過去了。黝黝三遍過後的劉懷義，飯量也增加了，吃得像個紅泥鰱那麼胖。兩隻手起了很厚的『崗子』。他把自己的地侍弄的很好。

家庭關係再不像以前了，一家三口，過的一天一天熱乎，一天一天對勁，別說吵架，連眼也沒瞪過一次。連丈母娘在兩月間也來看過他們三次。

他們村於六月十八就掛鋤了。掛鋤後村裏開了個會，劉懷義在會上也講了話，他揮着兩根紅榆木棒樣的胳膊說：

『早先我是個臭得連狗都不聞的人，早先那個世界把我踢蹬壞了；現在咱們「八路國家」，大夥把我改造好了。咱們以後，都學好人，都能勞動，叫二流子斷種！』

大家拍着巴掌。許桂蘭在一旁喜的閉也閉不上嘴。

四八·七·齊齊哈爾

二 榮譽

一 苦悶

一九四八年四月，甸子裏枯萎的草抽出新芽的時候，富民村的張老板子趕着膠皮轆轤從區裏接回來一位榮譽軍人。這個人中等身材，稍胖的臉上顯着微黃，左眼瞎了，右腿有點跛。

在區上，區長就告訴張老板子：『劉運誠同志是江蘇人，戰國英雄，爲咱們老百姓拚過命，流過血；現在到你們村上，人生地疏的，你們應當好好照顧……』還把這個意思寫了一封信給富民村村主席任金柱。張老板子把車趕到村公所院子裏，還沒顧得卸牲口就跑到大街上說：

『咱們村上又來一個榮譽軍人，是個戰國英雄。嚙！那小伙兒，真行！路上給我嘮了不少的嗑，說起前方咱們那大砲筒子，比老牛腰都粗！』

他這麼一宣傳，有不少的人都跑到村公所，想看看這位戰鬪英雄。有些姑娘和孩子們都說：

『劉同志，你把前方抓俘虜的故事給咱們講講吧！』

村主席任金柱說：

『劉同志走了一天的路，怪累的，以後成咱們村上的人了，想聽怕不有的是呢！』

於是大夥兒纔陸續回去了。

吃過晚飯，任金柱領着劉運誠走到一個大院套的房子裏。這個房子是三間，挺結實，還有明亮的玻璃窗。東頭一間是一家僱農老范頭住着；當中一間是做飯的。任金柱領劉運誠進西頭一間去，說：

『這就是給你的房子，幾天以前就接到區上來了，通知說是有個榮譽軍人來我們村，昨天就把這房子收拾好了。』接着把傢具指給他：鍋，碗，瓢，杓，缸，盆，碟，罐什麼都有。房子後面還有三垧黑土好地，另外還有一匹黃驃馬，過兩天就從區上領來。

任金柱把準備的東西一一交代之後，看看這位榮譽軍人的表情却悶悶不樂。任金柱細想了一遍，覺得什麼東西都預備的齊全了，爲什麼他還不大樂意的樣子呢？在他們回村公所的路

上，任金柱就說：

『劉同志，你是爲咱們老百姓流過血的人，有什麼意見儘管說，只要咱們能够辦得到的，一定盡力辦。你們南方人，恐怕到這兒不會種地？那也不要緊，咱們這兒有互助小組，你就是不幹活，有咱們老百姓吃的，就餓不着你！』

這話前半段還沒有什麼，後半段劉運誠聽了很不耐煩，就說：

『我在家是養活人的，參軍是要打倒那些專叫人養活的，我不到村上便罷，既然到了村上，不缺胳膊不少腿的，還指望人家養活？』

任金柱說：

『那是：那是呀！』

早先，劉運誠還是一個農民的時候，他也曾經幻想過自己有一塊土地，有幾間房子，有一頭牛。現在他不想這些，他想的是另一件事：自己成了『二等殘廢』，仇沒有報，一輩子都完了。

劉運誠參軍整整七年，入黨也已五年了。在無數次的戰鬥中，負過四次傷，立過三次大功，得了兩枚特等戰鬥英雄的獎章。他打起仗來勇敢頑強，有一股仇恨的力量在支持着他。他過去時常想：反動派一天不徹底消滅，自己的血海深仇便還算沒有報完，自己就一天也不能離

開戰場，只要有一口氣在，決不能回到後方來。然而與他想的相反，這一切還沒有完全實現，他成了『二等殘廢』。在彰武戰鬪中他的左眼被子彈穿瞎了，另一顆子彈打進右面的大腿彎裏，動了幾次手術也沒有拿出來。這次受傷剝奪了他重新回到前方的能力。他過不慣後方的生活。然而，現在組織上讓他回後方參加生產了。他心裏十分苦悶、難受。

他慢騰騰地跟在任金柱後面走着，他們倆誰也沒有說話。終於任金柱又想起一個題目來，說：

『咱們村上西部落還有一個榮譽軍人，姓王，也是江蘇人，在前方當過排長；他還是咱們區上的榮軍組長呢！』

這話引起劉運誠很大的注意：姓王，江蘇人，排長？……他想，可能是相處三年的老排長。馬上就說：

『好，你領我去看看他。』

二 意外的巧遇

當他們到了西部落，任金柱領他走進一個大院的正房的時候，他看見幾個老鄉正圍着一個

人談話。這個人穿着一身青色新棉衣，瘦瘦的臉，細長條兒，兩隻堅定的眼睛炯炯放光。他坐在一張椅子上，一隻右腿被鋸掉了，椅子旁邊放着雙拐。劉運誠湊上去抓住他的雙手拚命的搖幌：

『王排長，嗨呀，王排長，王排長！』

劉運誠在王排長的領導下生死相隨三年了。他們行軍、吃飯、睡覺在一起，打仗在一條戰壕裏。有一次他負了傷，王排長通過敵人的火力封鎖把他擱了下來；另一次，王排長同三個敵人拚刺刀，他衝上去解了圍。去年彰武戰鬪，王排長比他早一天負傷，以後就沒有聽到王排長的消息。想不到却在這裏遇到了。他高興的不知道說什麼好，他要流出眼淚來了。

王排長也拚命握着他的手，高興的說：

『劉班長，嗨呀，劉班長，劉班長！』

他們真想不到在這裏會面。有多少話要說啊！他們一塊回到王排長的家裏，便細談起來，從他們分別開始，談到那次彰武戰鬪，談到他們連裏誰誰立了功，誰誰負了傷，誰誰犧牲了……劉運誠把他在醫院裏聽到的，他們連在四平戰鬪中，連長犧牲了，但全連集體立了功的事告訴王排長，王排長說：

『是的，一個英雄犧牲了，會出現更多的英雄！』王排長又說：『你到後方來就知道了，咱們的血沒有白流呀，你看看後方有多少窮人翻了身啊！』

劉運誠低下頭來，想起了這些天來的苦悶，說：

『我這幾天真難受。覺得反動派沒有澈底打倒，自己成了二等殘廢，不能再上前綫。這一輩子算沒有出息了。到村上生產，人生地疏，東北這個地方的莊稼活自己又不會。』

王排長說：

『哪裏有羣衆，哪裏就有咱們的家。只要肯向羣衆學習，生產慢慢會學好的。我乍來時也有點不安心，現在村上可有不少朋友呢！』

兩個人沉默了一刻，王排長問劉運誠說：

『你的組織關係帶來沒有？』

『帶來了，還沒有給任金柱。區上說他是這裏的支部書記。不過，我不打算在這裏呆下去……』

『明天交給他，安心在這裏生產吧。』

『嗯……』

第二天早飯以後，王排長領着劉運誠參觀他的家：一匹馬，一隻老母豬和好幾隻小豬羔，五六頭羊。院子裏有一片沒編成的席子和幾捆席批子。他對劉運誠說：

『我在這算安家了。好天就柱着拐放放羊，陰天下雨就在家編席子。四五個月中，豬羊都下了崽，加上編席子，賺了幾百萬塊錢呢，置了一套新衣服，吃喝富富有餘，自己還有兩隻手一條腿，靠自己吃飯，不能叫人家來養活咱。』

三 在前方戰鬥在後方生產

劉運誠從王排長家出來，一路上，不住低着頭想。起先覺得自慚，懊悔，後來心裏慢慢就開朗了。這應該是屬於王排長的力量。回到村子裏就把黨的介紹信交給任金柱。任金柱看了，熱情地握了握他的手說：

『咱們村裏原有七個黨員，你和王排長一來，就有九個了。今天晚上準備開一個會討論討論咱們黨員怎樣領導生產。現在村子裏問題可多了。自從平分土地以後，地主富農不大安心，中農怕冒尖，貧僱農中有些不托底，還有個別的二流子搗蛋……』

劉運誠說：

『把我編進生產小組裏去吧。我殘廢的腿在前方長途行軍趕不上趟，在後方生產還不妨事。』

過了兩天，文鳳山的生產小組往地裏送糞，劉運誠出現在糞堆旁邊在那裏裝車。

種地的時候，起初劉運誠只能扶拉子，壓碾子，趕套。後來連扶大犁，點種都學會了。

割頭遍地，生產小組五六個人，他掉在末後尾，蹣不上趟。後來，在割三遍地的時候，他緊跟在打頭的後面，誰也拉不下他。

天不亮，他跟大夥一塊下地去，披着星星回來的時候，往往是滿臉泥，一身汗。

『立秋忙打錠，處暑動刀鐮』。一個下午王排長趕着自己的馬車抽空去看劉運誠，正好劉運誠下地同生產小組割莊稼去了。他的馬在院子裏槽上拴着，不時噓噓地叫；豬也在圈裏不安地來回跑。王排長給馬添了一伙草，給豬拌了食，然後走到他房子裏，炕上放着一頂沒有編好的草帽。

從東間屋進來一個老太太，笑着說：

『聽着劉同志的門響，我當是誰呢，是王同志，到我們屋裏坐坐吧！』

這是東間屋老范頭的老婆，她站在那裏滔滔不絕的說：

『這位運誠兄弟可能幹啦，真沒白當咱們革命軍人呀！割地時那鋤頭「沙沙」地，搯一蔬袋糧食像玩的一樣，挑兩桶水簡直一溜風的跑。』

等到滿天星星的時候劉運誠回來了。在黃昏的燈光下，王排長看見劉運誠的左手脖粗了許多。王排長摸了摸，問他是怎麼回事。劉運誠說：

『不怎麼的，保四平時這裏不是受過傷嗎，這幾天小組發起競賽，幹活猛了點，腫起來啦！』

這事情組長文鳳山也知道了，說小組會議要他休息，他堅持不肯。還說：『在前方曾經輕傷不下火綫，在後方爲什麼手脖痛一點就不能生產？』

王排長說：

『是的，在前方我們同敵人戰鬥，捉俘虜，繳獲武器。在後方，我們就積極勞動，生產糧食。』

不多時，東間屋那老范太太又來嘮扯：

『運誠兄弟真能幹呀，咱們莊稼人就喜歡這樣的人。你以後成咱村的人了，成個家吧，我

給你保媒！」說完自己咯咯笑起來。弄的劉運誠不好意思地紅了臉。

四 安家

陰曆十月中旬，劉運誠趕着自己的馬車，上城裏送公糧了。當他想着他在前綫打過仗，現在他又是送公糧支援前綫的榮譽軍人，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愉快，覺得自己並不是『二等殘廢』，而仍然是一個戰士。

交上公糧，他趕着馬車往回走，出了大街揚鞭子趕，後面一個女人的聲音叫道：

『劉同志，站一站！』

他回頭一看，是東鄰二楞家姑娘楊青枝。

楊青枝一面笑着上了車說：

『現在要麻煩你，趁趁車子。昨天我到姑姑家一趟……』

劉運誠把自己的大簋給她鋪上，鞭子在空中曲捲幾遭，馬揚起蹄子，就在大路上跑開了。楊青枝這姑娘，劉運誠是很熟識的。她是全屯女人中最能勞動的一個。無論是送糞、種地、割地、打場，到處都見到她。他們住的很近，她見了劉運誠有時表示很天真很大方的接

近，有時却又紅著臉，顯出羞怯的樣子。她上了車的時候，劉運誠好像有啥話要和她說，然而想了半天並沒有什麼話。於是便專心一意的趕車不去想了。

馬蹄子揚起一股塵土，迅速向前奔跑。

楊青枝先開了口：

『聽說劉同志是江蘇人，江蘇離這裏挺遠嗎？』

『是，挺遠。』

楊青枝問：『那，你不想家嗎？』

劉運誠說：『想家幹什麼呢，哪裏有咱們老百姓，哪裏就是家。』

『劉同志家裏什麼人都有嗎？恐怕孩子也好幾歲了吧？』

劉運誠笑了笑，不好意思地答：

『嗯，沒有娶媳婦，那裏來的孩子！』

楊青枝心裏微微一動，也笑了笑說：

『爹媽都在嗎？』

劉運誠低下頭來，很久，吁了一口氣：

『爹媽死了，在抗戰中，國民黨開磨擦，叫遭殃軍殺死了！』接着劉運誠叙述了他自己的故事：

他是一個窮人，爺爺、爹爹都給人家當僱工。一輩子腰桿都累彎了，還擋不住受窮。八路軍到那裏的時候，他自己纔二十歲，便參加了八路軍。就是那一年國民黨開磨擦，到處慘殺抗日軍人家屬，他父親母親就被殺死了……。

劉運誠說完自己的故事，楊青枝打從奉天逃荒說起，也叙述了自己的身世。

也不知什麼時候，馬越走越慢最後竟至站下來了。劉運誠暗笑自己不該忘了趕車，急忙在馬身上加了幾鞭，馬跑起來了，纔又回頭來和楊青枝說話。

從此不久，村中就有流言說：『楊青枝跟劉運誠好了。』上次給劉運誠說笑話的老范太太，真給他們當了媒人。她兩頭一撮合，劉運誠、楊青枝自然十分滿意，就是楊青枝的父母也十分贊同。因為劉運誠能下力，肯吃苦，人品又正道。對姑娘一定好待承。

過了不多時候，兩個人就結了婚，成了全村一對好夫婦。

五 無尚的榮譽

一九四九年的一月初，在全省勞模大會的會場上，並排坐着兩個青年人。一個人只有一隻眼睛，另一個人少了一條腿。這就是劉運誠和王排長。他們被選爲榮譽軍人的生產模範，上省開會來了。

會場是設在一座巨大的樓房裏。這裏佈置着各色各樣的標語與漫畫，五光十色的獎旗。毛主席的大像，掛在台子的中央。

台上一個農民在報告他的生產成績和經驗。

王排長用胳膊碰了一下劉運誠說：

『呃！不大一會兒就該着你的典型報告了，準備的怎麼樣？』

劉運誠心裏卜通卜通跳了兩下說：

『報告什麼呢？實在沒有什麼可報告的！』

『有什麼說什麼！你早先在戰鬥英雄的大會上怎麼報告啦？』

劉運誠拿出一本小冊子來：

『你看報告這些行不行？』

王排長看上面是用歪歪曲曲的字寫着：

種地三晌五畝，打糧十八石，

編席子九領，賣洋六十三萬元，

熬鹽二千一百斤換馬一匹，白布三丈，

打洋草……

王排長說：

『行，這樣報也行，不過最好不要先講那些數目字。說一說自己經過的事情，心裏的話。』

劉運誠真不知『經過的事情和心裏的話』怎麼說法。

『現在請榮譽軍人勞動模範劉運誠同志報告！』台上的主席宣佈。台下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。

劉運誠慌慌張張上了台，總有些心跳。他立正向毛主席像行了舉手禮，向主席團和全體劳模也行了舉手禮。然後說：

『同志們！』然而他發覺自己的本子忘在坐位下了。他心裏一著急，那些肚裏背誦得透熟的數目字，現在沒有本子竟一個也記不得了。他往台下的位子看看，本子在那裏放着，看看王

排長，王排長也在看着他。多少隻眼睛在看他，多少隻耳朵在聽他的說話啊！

主席說：

『劉同志，現在就請報告吧！』

劉運誠只好從他的座位上把眼光收回來順口講起來：

『同志們！我在家是一個莊稼人。爹爹爺爺給人家出牛力，受狗氣，吃飯不得一飽，穿衣蓋不住屁股，年年還不清的債。共產黨來了解放了窮人，也解放了我。我參了軍成了革命軍人，又成了共產黨員。我打日本，打國民黨不怕死，死了是光榮的，死了也比在人家眼下吃飯，受人家那冤氣強的多。後來，國民黨把我的爹媽殺死了，我的仇比海還深。我想反動派一天不倒，我便一天不能離開前綫。我負了好幾次傷，也得過「戰鬥英雄」。前年冬天打彰武我殘廢了，我很苦悶，難受，悲觀，覺得自己這一輩子算完了。回後方來村上生產，我起初很不安心。後來王排長教育我，幫助我，村上羣衆也幫助我。我覺得：革命軍人、共產黨員，什麼時候也不應當悲觀，失望。只要有一口氣，就應當幹一口氣的事。在前方當戰鬥英雄，在後方就能當生產模範……。』

劉運誠說到這裏停了一下，自己的生產數目字仍然沒有想起來，就說：

『完了！』台下一陣熱烈的鼓掌。

當天，有報社的人去訪問他，給他照像。過了一天，發獎了，同時他在報上看見自己的像片，自己的名字、自己的事情。他想着：這樣的大會，這樣的會場，這樣發獎品，這樣登報紙，和前方當戰鬥英雄一樣是光榮的。他把領到的勞動模範獎章和過去的戰鬥英雄獎章排在一起，放着耀眼的光芒，他感到了無尚的榮譽。

四九·三·訥河

三 姚素芹

一

姚素芹外號叫『二枝花』，人家都說她是洪生屯的『破鞋』，到現在二十六七歲了，還沒有找到男人。這次洪生屯僱貧農的婦女搞階級站隊，全屯八十八個婦女她站了八十八號。她回家整整哭了一天一宿，想了一天一宿，連飯也沒吃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她哭着找婦女會主任劉桂芝說：她早先做的事是天大的冤屈！要向大夥訴訴苦。劉桂芝答應了她。

二

她老家是熱河省朝陽縣的人，家裏人口不多，只有父親、母親，和她三口。她爹在熱河老家的時候，原來是種地，後來抗大活。可是越幹越窮，越幹欠債越多，像兩隻腳踏在污泥坑裏

似的，越陷越深，越深就越拔不出來。一家三口趁着一個夜間，收拾了付擔子，逃到『北大荒』來。那時姚素芹纔十二歲。到了『北大荒』，人生地疏，舉目無親，沒吃沒喝，想抗活又沒人僱。後來東奔西跑，在洪生屯碰見熱河省同縣的一個老鄉。這個人叫賀雲，拉了拉關係，由賀雲介紹保證，她爹給地主王卜抗活，纔算找着個落脚地方。

這時她爹的年紀已經五十八歲了，勞金講的是帶三垧地，半間房，比年輕力壯的人少。春天上工時候借了掌櫃兩石糧食，當然這得出大利錢。但她媽是會過日子的人，一年省吃儉用，她爹一年也沒生病長災，沒歇工。颶風下雨時掌櫃擺『牌』場，她爹寧肯出去幹活（老王家的規矩是，陰雨天，不看牌就得幹活）也不看牌，掌櫃也沒法抽他的『頭』，所以一年到頭一算賬，他就沒欠老王家的賬（別的抗活的，每年幹到頭，多少總是要欠他一些的，因此逼得第二年不能再給他幹）。這一來算是惹着老王生了氣。算完賬的下午，王卜就把她爹找到家裏說：『老姚頭！你搬家吧，我明年要招新戶啦！』老姚頭摸不着頭腦的想：『總是什麼事情得罪掌櫃啦，怎麼到過年就攛掇家呢？』於是托他們夥計吳老六說情。吳老六說：『人家要錢，你不要錢，人家歇工，你不歇工，今年沒欠他賬，他不高興，你不用求情，年底借他幾石糧，說說就過去啦！』老姚頭說：『現在家裏還有幾斗糧吃着，再借不得出利錢嗎？』吳老六說：

『看看，要是不出利……老哥，你不是明白人嗎！』老姚頭領了這個教，回去托人說了個情，借了三石糧（原想借一石，老王不願意）算是又住了下去。

第二年一過正月十五又要上工了，不料王卜又要癩皮，說老姚頭年紀大，有咳嗽症，還得少半塊地，帶兩塊半地。老姚頭恕不幹，但『不幹就豁出村』，同時這地方幹不長，別的地方也就找不着主，只好立了字據，忍氣吞聲的幹下去。

這一年剛開了春，王卜就很親熱的問老姚頭說：『你不撕幾丈布嗎？咱家裏有，用不着上街去買，也不叫你拿現錢。』老姚頭一想也對，去年從熱河省隨身帶來的幾件衣裳也都穿破了，就撕了兩丈布補縫單衣。街上布的價錢是二毛五分一尺，老王算三毛，有心上街去買，可恨沒現錢。

陰天下雨時，老王擺開局，別的夥計都看『牌』，只有老姚不會，老王很是生氣。有一回天下大雨，老王早擺開了賭場。老王本來僱四個勞金，若是老姚頭會看，正好一場，老姚頭不會，只好老王陪着幹。這一回下大雨，老王拉着老姚頭說：『來，來，看一「眼」！』（四十把）老姚頭說：『我不會！』老王馬上說：『大門的水溝流不出去水啦，去挑一挑！西屋北間漏水啦，去堵一堵！』老姚頭頂了個破衣裳正要出去，別的伙計馬上拉住說：『來，來看一』

「賬」，這麼大的雨何苦呢？」老王也就趁機說：「輸了算我的，贏了歸你！」老姚頭也就勉強坐下了。老王當『參謀』在後面指示着，吃這一張，扔那一張。玩了一頭晌，居然贏了好幾百，下午又看。這麼着有幾次，老王就把老姚頭這個『徒弟』給『培養』出來了。以後每回看牌拉拉扯扯總少不了老姚頭。

這一年的秋天，偏偏老姚頭給老王翻草的時候，一不小心，把右手小指頭給鋸下來半拉，以後歇了一個月零五天的工，化了看手的錢。老王不但不給出一個，歇的工還按忙工扣工錢（忙工的工錢一天要比勞金均勻的一天多好幾倍）。所以到年底一算賬，借的糧食、布，看牌輸的錢，歇的工錢，連本帶利一共是八石多糧，他帶的勞金地是兩垧半，打了六石多，除了還賬，還倒欠老王一石來糧。

就這麼着，一年一年的幹下去，可是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。

三

到第五個年頭，老姚的一家冬天就沒穿上棉衣服。趕到『臘八』人家有錢的老財都準備過年，老姚家裏，已經沒有了吃的。他找老王去借，老王一看他人也老了（他這時已經六十三、

四錢）力也盡了，早已不想再僱他，就沒借給。老姚頭回到家裏咳聲嘆氣的沒有辦法，他們熱河省的老鄉賀雲就說：『你上熱河帶過大煙還不過個好年？過年開春也不用再借老王的糧食啦！』老姚頭本是老實人，這個買賣可沒幹過，況且也沒有本錢。賀雲說：『我借給你。』老姚頭一想，人餓急了，還能殺人搶人，何況賣大煙！這幾天餓的也挺不住勁了，再加上老賀一慫恿，就決定冒這一趟險。商量的結果，是帶十三兩，老賀抽五兩算是本利，另送老王二兩作禮物。（這地方賣大煙的，不給老王送禮，就『犯法』。）於是準備了幾個盤川，賀雲又交待了一些話（他原是常帶大煙的）就出發了。

過了幾天，老姚頭回來了。這一趟還算順利，整整帶了十三兩。姚素芹和她媽看見這些東西，又是高興，又是害怕，想不到老實一輩子，如今逼得幹這犯法的買賣。

吃過飯後，老姚頭切了二兩，拿着去見老王。因為他和村公所的人都有聯繫，只要先把他買住，以後什麼事情也就好辦了。去到老王家裏，可巧他正躺在炕上抽大煙。老姚頭心裏卜通卜通的跳，從懷裏掏出來說：

『快過年了，送這點東西，表示表示我的心意，只要你不嫌棄！』

老王正躺在炕上抽大煙，一時沒看清楚是什麼東西，接過一看，說：

『打哪弄的這玩藝？』

老姚頭把事情的前後告訴了他。老王說：『你的胆子可真不小！要叫分所知道了……』

老姚頭說：『全憑掌櫃包涵！』

老王說了聲『好吧！』仍然躺下抽，老姚頭見老王不再說啥，也就辭了出來。

這一天下午，村警察分所的所長吳貴恰恰因為催『出荷』的事到了洪生屯，因為小戶人家既沒有好地方住，更沒有好的給吃，所以凡是來了警察、特務等人，都是住在王卜那裏。酒肉招待不說，大煙有的是，所以老王在這些人面前是說一不二的。吳貴來後，王卜就把剛纔老姚頭送來的二兩大煙熬了幾個泡給他吸。吸了兩口以後，吳貴說：『這貨不錯呀！那裏弄來的？』老王告訴了他。吳貴這人，是煙癮頂大不過的，一躺下非吸七、八十口不能過癮。老王有些捨不得自己的大煙，便說：『走，到那裏過癮去！』吳貴正想趁機會勒個大脖子，所以就一同走到老姚頭家。老姚頭一看王卜領着吳貴進了他的房子，以為是來抓他的，吓得渾身打哆嗦，一時不知道怎麼辦纔好。老王笑嘻嘻的說：『老姚頭，所長今天來你家過口癮，以後有啥事托所長的時候多着呢！』

老姚頭怔了半天纔說：『唉呀，高攀，高攀，家裏太埋汰！』說着急忙叫姚素芹把兩床破

被褥鋪起來，讓他們躺下，自己去到老賀家借大煙燈。

素芹已經十六歲，除了穿的破一些，論人品、像貌，確實是百不挑一的好姑娘。按年紀來說，已經到了出嫁時候，最近有很多人看上了眼，時常來提媒。不過老姚頭兩口六十多歲了，只生這麼個姑娘，捨不得。姚素芹也離不開爹媽，所以還沒有找婆家。

吳貴這人，在村分所當所長，真比閻王爺還厲害，說叫誰死，你就活不成，說叫誰窮，你就得傾家蕩產。見了漂亮的娘們就走不動。他說：『皇上不過三宮六院，七十二妃……』而他自己搞過的姑娘就有一百多個。吳貴纔進屋來，一眼就瞅見姚素芹，他心裏痒痒的，兩隻眼都瞅直了。

老姚頭借抽大煙的傢伙回來，本想叫他姑娘躲出去，只怕吳貴見怪，也不敢，好歹他過完癮就滾蛋了，先安排住他也少生是非。姚素芹這時的心裏頭，像十五個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的沒有個着落。

從吃晚飯起，吳貴和王卜就躺下呼呼嚕嚕的抽，一直抽到天黑，又一直抽到三星晌午，一會要喝茶，一會要買煙捲，一會又叫……。老姚頭一家三口心裏比刀剗還難過，他兩個躺在那裏，簡直比兩隻狼還可怕。三星往西歪頭的時候，老王知道了吳貴的心意，就告辭走了，吳貴

却直挺挺地躺下呼嚕呼嚕的睡。

老姚頭輕輕地走到炕邊說：

『所長，所長，天不早了！』

吳貴忽的爬起來一坐說：『怎麼？不耐煩嗎？老爺今天偏偏不走了！』

這一說吓的一家人心裏像搗蒜一樣。老姚頭忙說：『不，不，所長要在這裏睡，好叫家裏她們，找個地方。』說着姚素芹和她媽抱着一條破被就往外走。

吳貴一跳站在門口擋住去路，一手拉着姚素芹，一手推着老姚兩口說：『走，走，不願在這裏給我滾出去，留下你姑娘，願意滾哪兒去就滾哪兒去！』

老姚頭雖然是一輩子受苦受氣的老實人，明知道吳貴這人惹不得，可是他這麼欺負人，這口氣實在嚥不下去。也就挺起腰桿說：『你，你不要污辱俺這清白人家！』

姚素芹和她媽，見她爹與吳貴頂起嘴來，趕忙哭勸着說『爹，爹，他願意在這裏，就叫他在這裏吧，還誰敢惹人家！』

吳貴當了所長以後，誰見了他都是恭恭敬敬的，今天見這麼個吳老頭和他頂嘴，一時火長三丈，從旁邊撈起個棍棒照着老姚頭打去。老姚頭雖然六十多歲了，年輕時幹活累得吐血，可

是到底是出力人，吳貴這大煙鬼只能吓唬人，大風恨不能颺他八個觔斗。老姚頭伸手奪過棍棒來，一隻手把吳貴擁出門外弄了個趑趄，嘴裏一面說：『滾出去！』

吳貴這日可巧沒帶傢伙，他是一個『光棍不吃眼前虧的人』，見自己不是敵手，說了聲：『明天見！』嘴裏還一面嘟囔着：『你是清白人家，看你能清白得長遠！』就走了。

吳貴這一走，姚素芹和她媽拉着老姚頭的衣裳角哭着說：『你，你惹着他，咱們還想活嗎？……』老姚頭說：『死了乾淨！死了乾淨！』說着坐到炕上喘氣。姚素芹她媽說：『咱們老了，早晚是個死，剩下素芹一個……』老姚頭一聽不覺傷心掉淚，後悔自己不該惹吳貴。

東鄰西舍（也都是給老王家抗大活的），剛剛躺下睡覺，聽見老姚頭一家齊哭亂叫，趕忙跑來相勸，可是誰也只有陪着哭，想不出個辦法。鄰居們走後，三口人互相抱着哭到天明。

四

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吳貴就帶着幾個警察來到洪生屯，到了老姚頭門口，一脚把門踢個稀碎，拉着老姚頭倆口，沒論分說就來了一個五花大綁，姚素芹拚命的哭喊。窮鄰居們，都躲在裏不敢露頭。警察在屋裏亂七八遭的翻得豬圈一樣，除了幾兩大煙而外，並沒有什麼好東西。

可拿。兩個警察牽著老姚頭倆口，嘴裏罵著：『奶奶個×，叫你賣大煙！』一面揍著向村公所走了。家裏只剩下素芹，吳貴和另兩個警察。

東鄰西舍仍然不敢去看，只聽見姚素芹拚命的哭喊，喊得鄰居們鑽心難受，後來越喊聲音越小，一直聽不見了。到小上午的時候，吳貴和兩個警察纔出了村揚長走了。鄰居們趕忙跑到姚素芹家去，見她蓬頭散髮的坐在炕上，眼裏含著淚，見了人也不說話。鄰居們一面勸她，安慰她，一面去託人找王卜，他在警察分所情面大，想託他管一管。王卜白眼一翻說：

『誰不知道賣大煙是個犯法的買賣，我能管得了？』鄰居又派人偷偷上村上打聽消息，仍然啥也問不着。晚上東院溫七大娘陪著姚素芹坐了一夜，怕她上吊死了；她哭著說：

『我怎麼也不能死，我死了爹娘……』

第三天的早晨，分所派人來打聽王卜，問老姚頭家裏還有沒有東西。老王搖手說：『趁早打斷這個念頭，一點油水也榨不出來了，不然的話……』往下他沒有說下去，意思是說：『要有油水的話，還能等到現在。』派來的人把這話回覆了吳貴。吳貴差人狠狠地把老姚頭兩口揍了一頓棒子，就給放出來說：『滾回家去吧！』

老姚頭兩口回來以後，三口人相對哭了一天，窮鄰居勸不下，只有陪著哭。這個說是『

命』那個說是『天』，只有年輕人認那一套，都說吳貴王卜他們逼的。這時已經過了『小年』（臘月二十三日）眼看是『三十』了，到底窮人和窮人心裏近，看看老姚頭一家沒吃沒喝，又遭了這麼大事情，東家送一升米，西家送兩碗麵，湊湊付付地就把年過去了。

前面說過吳貴這傢伙本是最淫蕩不過的，這事過去之後他到處說：『洪生屯有一個好姑娘。』別人問怎麼好法？他說：『簡直是『一枝花』！』以後不僅村公所，分所『一枝花』的名字很響，連縣公署，各機關常來這一帶辦事情的人，都知道了。這麼一來這些傢伙們像一羣狼一樣，圍著老姚頭的門口，可走不開了。不僅過去往洪生屯辦事的警察特務等人不往王卜家住，連縣公署來辦事的人也不往村上住了。一律跑到老姚頭家裏住宿。老王卜雖然年紀大了，也是一個酸臭鬼，以後也常跑到老姚頭家睡覺。老姚頭家簡直成了『招待所』。

老姚頭自從在分所挨了打，回來就得了癱症，再加上心裏懊糟，一直躺在炕上起不來。姚素芹她娘的眼也快哭瞎了，她自己只恨地不裂一個縫讓她鑽下去。吳貴王卜這些壞蛋又天天蹲在家裏不肯走。真使她『上天無路，入地沒門』。

陰曆二月二的時候，抗活的都上工了，地裏的活也該開始送糞。老姚頭一家沒吃沒喝，也沒有人僱（就是有人僱也不能動彈了）。吳貴王卜和一幫警察特務這個來那個走，天天鬧哄哄的。姚素芹她娘哭着走到東院溫七大娘家，姚素芹怕她娘出去跳井，也就跟着去了。溫七大娘勸她們搬家，姚素芹說：『搬哪裏呢？』溫七大娘說：『搬那也比在這裏強。』溫七大爺還說：『要搬家得找村公所國兵民籍股股長，起遷移證。這個人姓桂，叫桂遜生，只要通咕點東西，事情沒有辦不成的。』娘倆回來和老姚頭商量了一下，就決定搬家，只可惜起遷移證沒有禮物給桂遜生送。看看家裏只有四隻老母雞，雖然快下蛋了，事到如今也顧不了那些個，便殺了，退了退毛，老姚頭拄着拐杖提着四隻老母雞一歪一歪的向村公所走去。

桂股長的『公館』，在村公所的西院。村公所不如『公館』好進，老姚頭提着雞直接到桂遜生的『公館』裏。進了屋，桂遜生正在和太太吃飯，老姚頭扶着拐杖彎了彎腰說：『股長，沒有東西孝敬，這幾隻老母雞……』

桂遜生這人，本是認東西不認人的，見老姚頭提了幾隻雞，也沒看臉就接了過來，知道有事情要求他，就說：『有什麼事情，你說吧，利索點！』老姚頭把話說了。桂遜生，不知聽見沒有，只顧吃飯。老姚頭站在一邊也不敢再問。待桂遜生吃完了飯抹一抹嘴說：『跟我來

吧！』老姚頭也摸不着頭腦，少不得跟着他走。

走到村公所辦公室的門口，桂遜生說：『你站一會吧！』說着進了房子，爬在辦公桌上拿起一個本子問了他姓名，住處，想往那搬？忽然從外面走進屋裏一個人，仔細一看是吳貴，吳貴問桂遜生說：『幹什麼？』桂遜生說：『寫個遷移證。』吳貴說：『給誰？』桂遜生往外一指：『洪生屯的。』吳貴剛纔進來時並沒有注意門傍邊的是什麼人，回頭一看是老姚頭，瞪着眼說：『老傢伙上哪裏搬家？』老姚頭說：『想往下荒搬！』吳貴眼一白瞪說：『把你姑娘留下，願意滾哪，滾哪，不把你姑娘留下，別想走出洪生屯一步。』老姚頭爬到地下叩頭說：『所長，股長，饒了我吧，您，行行好！』吳貴向外面喊道：『來人，把這老傢伙趕出去！』馬上有幾個人把老姚頭推出門外。

吳貴瞞怨桂遜生說：『你怎麼不看人隨便起遷移證？這就是「一枝花」她爹！』

桂遜生說：『我本來不認識他嗎！』

吳貴說：『你這人太那個了，哪回我邀你一堆到他家玩玩去，你不肯，要是去了還能幾乎把個「一枝花」給放跑！』

兩個人相對笑了笑。

六

老姚頭從村公所回來，別的人都勸他快把姑娘嫁出去得啦，省得這些壞種們心上再想着。老姚頭倆口一想也對，於是就托鄰居給找主。兩三天以後，果然找到了，離此十來里地的興業屯有個很老實的抗大活的，雖然年紀二十八九了，比素芹大十來歲，可也不算太大，況且家口不多，只有一個婆婆，是個挺賢慧的老太太。說妥了，也不用過禮，看了個日子就準備過門。

到了過門日子的頭兩天，興業屯送來了幾件衣服，姚素芹也打扮了一下，光等到時候就上車，爹娘也省着再生氣，自己若嫁個好女婿，爹娘自然也餓不着。不料這消息傳到了王卜的耳朵裏，這個老酸臭鬼，最近常不分晝夜地磨皮蹭癢的蹲到素芹家裏捨不得出來，聽說素芹要出門，趕忙把這消息告訴了吳貴。吳貴說：『興業屯誰要娶他？』王卜說：『不清楚，還不知道叫什麼名子！』吳貴把桌子一拍說：『我看他胆大包天啦，看他娶成媳婦……』說着便令人到興業屯去抓要娶姚素芹的人。

姚素芹要出嫁的頭一天下晚，興業屯派人送信來說：『新女婿被分所抓去了！』這消息真

像晴天一個響雷。姚素芹一頭扎到她媽懷裏說：『娘，咱們都死了吧！』她娘也只有抱著她流淚。這時恰恰王卜從外面走進來，見姚素芹和她娘都在哭，在屋裏來回走了幾步慢騰騰地說：『哼，這個「門」既然「開開」啦，還能「關」得住？我看這行買賣，不比你爹給人家抗活強……』老姚頭躺在炕上已經幾天不來了，肚子脹得像個大鼓，聽見王卜這麼欺人的話，恨不能下炕來一巴掌把他打成肉煎餅，但想坐起來，身子已經不聽使喚了。於是吸了幾口氣，動了動嘴唇，就躺下伸了腿。

七

故事到這裏算是結束了。吳貴王卜這一幫人，天天蹲在家裏，簡直像一羣狼。因為這時姚素芹和她媽無吃無燒，所以吳貴他們每天來時，總要帶些吃喝，叫姚素芹替他們做一做，他們吃過之後，剩些殘餘飯菜，自然姚素芹和她媽也覺得這不是『乾淨飯』，但既然要活下去，就不能不吃。究竟姚素芹和她媽為什麼能吞聲吞淚的活到現在，沒有在當時跳井或上吊死了，這個在姚素芹訴苦時也沒有提到。不過她的鄰居告訴筆者：如果當時姚素芹死了，她媽也就活不下去；如果她媽死了，姚素芹也不願再活，母女之情難捨難丟，誰也不忍先死。據筆者所想，

在先前，被封建階級逼得死不成活不就的人，那是太多了。姚素芹不過是這裏面平平常常的一個。筆者把這個故事拿給到幾個村子讀給羣衆聽時，他們隨時都談到比這更悲慘的故事。可見，在舊社會裏，這樣事情是多得很的。

四八·二·三·甘南勝利村

四 『北大荒』怎樣變成不荒的？

濛濛細雨下了兩三天啦，莊稼在地裏『漚』着，也沒法收割。李德的生產小組，在他的小馬架裏討論了雨後的生產問題，看看外面，雨仍然在不停地下，地上盡是稀泥，想出去走走也不能。大家蹲在小馬架裏怪沒意思的。李德提議道：『咱叫二洪大爺拉個呱吧！』這一說沒有不贊成的，翻身以後都學會了鼓掌歡迎，巴掌震得小馬架咯吱咯吱的響。

二洪大爺一提起拉呱勁就上來啦！東西漢、南北宋、三國、水滸……嘮那一套都行。就是這幾年歲數也大啦，給大地主種地，年年吃飯不得一飽，穿衣遮不住羞，也沒有這個閒心啦。今年分了地，分了房，分了衣服，眼看糧食快打到囤裏，自己吃的穿的也像個人樣啦，心裏這個高興非同小可。

現在經李德這麼一提起引到他的興頭上，坐在炕沿上一面搔着頭皮，一面說：『拉就拉個吧，拉什麼呀？……武松打虎吧！』

大夥說：『太俗氣了！』

『拉個孫猴子大鬧天宮？』

大夥又嫌太舊。

一連提了好幾個，都不能滿大夥的意，這倒把他給難住了。

『那拉個什麼呀？』

『窮人翻身啦！拉個生產什麼的。』吳才有最後這樣說。

二洪大爺也有心想拉個新的，但這些事兒沒編好的現成故事。摸着腦瓜想了半天纔說：『拉個他實事兒，就拉咱「北大荒」怎樣開的地？怎樣蓋的房？怎樣變成現在這個「不荒」吧！』

大夥知道『北大荒』變成『不荒』，不是容易的，其中有很多故事，只可惜都是新近搬來的戶口，沒有人知道底細，只有二洪大爺是這裏從開荒時就來的老戶，所以大家很願意聽聽，都說：『好！你說吧！』

x

x

x

咱這一塊兒，誰都知道叫做『北大荒』，要按今天來看，它那兒像個『北大荒』？一望無

邊兒的好地，年年長出來一人多深的莊稼。您說：麥子、苞米、大豆、高粱那一樣糧食不出？平平常常的年景，一垧地那一年不打它五、六石糧食？憑著這糧食也不知道養活多少萬人。大村，小村走不出十里地，就有兩三個，村子裏一排一排的房子，咱們住到裏頭避風、避雨，過冬天。說城裏吧，現在通了火車，有了電燈，一排一排的洋樓大廈，橫三豎四的街道，生意，買賣，您說想買啥沒有？……這那兒像個『北大荒』？

可是，在四十年前，這兒却是一個『北大荒』。那時候我纔二十多歲，老家住在南邊農安縣，在那邊兒年年種地也是混不上吃穿，兩個肩膀抬著個腦袋，跑到這兒來當開荒戶。到這兒一看，真是叫人頭皮發癢。走個百二八十里看不見一個村莊；就有一個也不出五家人家，兩三座小馬架。這村通那村，荒草一人多高，連個路也摸不著。荒草裏邊狼、蟲、虎、豹、獾、狐、熊、鹿，什麼都有。只要你鑽到草叢裏一看，各種怪物爬著的窩子，廝下來的糞，吃剩下的蟲鳥食物一堆一堆的。無論白天黑夜，一個人還敢走路？碰見這些玩意兒，恐怕連根骨頭也剩不下！

太陽只要一落下去，這些東西就該『出世』啦！您看吧！三個五個，十個八個，一羣一羣的，小馬架的門上不緊，三幾個人抵不住牠，就得把你給吃了。荒草裏邊到處是『嗶嗶』的

叫聲：

這二年地開的廣了，人來的多了，天氣也暖一些啦！早先冬天，吐一口唾沫到地上也得摔八瓣兒。烤火，焦了前心冷了後心，做飯半天也燒不開鍋，晴朗的天氣，就下小雪花！來這開荒的窮人，叫凍死的老鼻子啦！

我這一個單身漢和同鄉的一些開荒戶，一塊兒到了這『北大荒』。大夥都是南邊的種地戶，因為年年幹，年年賠，吃飯不得飽，穿衣不遮羞，纔到這兒來開荒的。聽說這裏地好，一垧能打十幾石糧食，三年不要租子；就是種三年以後租子也不多，纔幾斗的事兒。我們都想種幾年積攢幾吊錢，自己買幾垧荒地咧！

那時候在這賣荒的就是咱村徐德明他爹，徐桂茂。他憑着給龍江的什麼『道台爺』有拉攏，領了四千方荒地，到處招荒戶來開。

我們這一帶，一共四戶二十一口人，十六個能幹活的，其餘盡是娘們小孩。一戶姓張，叫張二嗑吧；一戶姓溫，叫溫明秀；一戶姓孫，叫孫傳德；我是單人獨戶。大家從老家搭夥來到這『北大荒』，路上也沒馬，也沒車，挑着些破爛家當，一直走了個把月，路上受那個苦，就別提啦。到了這『北大荒』，在街上（就是如今的城裏，早先這『北大荒』沒有一個屯子，只

有現在的城裏那時像一個街道，所以咱們到現在還一直說城裏是『街上』。找着徐德明他爹徐桂茂，領了三方地，四匹馬，眼看也開春啦，要開荒就該幹啦！出力氣是行，肚皮可不讓，沒有糧食吃，可一壩也開不成。這就是『問題』出來啦。借吧，借了徐桂茂二十一石糧食，講的是月利五分，不借肚子又不讓，自然也不能回老家去。於是領了個大轆轤車，犁杖，鋤頭一些閒地傢伙拉着就到荒地來啦。

到了荒地，這是一片崗地，四外望不見邊的人把深的茅草，下面就是黑浸浸的土，抓一把油腥腥的味兒，地是上好地。周圍幾十里沒有個人家，可是膽虛啦，設或來一幫子狼啦啥的，那就沒個活。頭一天十幾個人先掘了個地窖，搭上幾把草，埋埋土就算是『房子』。四匹馬在地下楔個土棍拴上就是『馬棚』。第二天，在荒草裏點上一把火，你看就燒起來啦。狼煙洞地，火苗子一兩丈多高，慢慢燒開啦！越燒越遠，燒個百二八十里也不怕燒着了房子。

燒過了以後，剩下是沒有邊的黑灰，套上犁杖，也沒有個地邊兒，土也不硬，這麼一犁，那麼一犁，半天的功夫就開了好幾畝。黑土上直冒熱氣，油腥腥的，心裏可怪好受的！就這麼着從早幹到晚，一天煮兩頓苞米糴兒吃。趕套的，扶犁的，打土塊的，男女老少一齊下手，累得胳膊腿酸，混身直流汗，可是盼望着地打糧食，一會兒也不捨得歇着，可也不覺得累。馬累

得也不好好吃草，一天一天的開起來的地就多啦。

有一天晚上，剛剛睡了覺，聽着外面的馬「忽兒——忽兒——」的又跳又叫，什麼東西又在「吃——吃——」的喘氣。大家躺在地窖裏都有些害怕：有鬼了？或是誰來偷馬！連個傢伙也沒有，都不敢出來。我從窖口扒頭往外一看，可吓死人啦！六七隻夾着尾巴的狼在咬馬咧，有兩隻，嘴還拱着地窖在聞味兒！聽人家說狼怕火，我點着了一捆草，大家噉叫了一陣，溫明秀家帶來的那一隻狗接着也出去汪汪的咬，這纔算把狼攆走。吓得人人出了一身冷汗，孫傳德他老婆腿肚子差一點沒轉到前面去。第二天看見兩匹馬腿上都咬出了血。還有一回夜裏張二瞎吧的九歲小闺女兒出去拉屎，只聽見「娘啊」一聲號叫，大家趕緊點火，叫狗，出來時候一看，孩子的喉嚨管已經咬斷，人已不中用啦。第二天她媽哭了一天，把孩子纔埋了。孩子也本來是在家同爹娘餓的受不了纔來這兒，想不到一頓飽飯沒吃，就這麼着死啦！

以後大家就準備些傢伙，夜間一個人在窖口瞭哨，小心防備着狼。

這樣就天天開地，彎腰折背的一天到頭也不捨得歇着。我記得到七七四十九天頭上就開了五十來垧地。不少啦！多了種不完，恰好也倒了下種的節氣。

下種了，自然沒有種子，還得找徐桂茂掏換，一共借了二十五石，月利五分，一點兒也不

能少。咱莊稼人都知道：以後割地、蹣地，不必細說，自然汗不能少流一滴。

您說怎麼樣？地這玩意可是寶氣，下上力氣就長糧食，這一年的莊稼可好啦！那穀穗像狼尾巴，那苞米對把粗，高粱紅火一樣，人壘人也够不着尖，大豆角比餃子也小不了多少，幾十垧地，一塊這；一塊那，莊稼像案板樣的平，人站裏邊簡直揚手不見，風一颺像大海裏的水，後浪推前浪，可帶勁啦。人人喜的合不上嘴兒，力氣可沒有白下啊！

眼看該收割了，天氣可冷起來啦。春天來時候總還暖和些，無論是馬（廐）袋驢袋吧，湊附了一個整夏遮遮羞算完；冬天沒衣服天可不讓啊！大家就派溫明秀去找徐桂茂，借了五十大尺布，按市價那時候是四十個制錢一大尺，可是他算五十個制錢，共五五兩吊五百錢，還是月利五分。回來一量纔四十三尺六寸，多吧，少吧，用不着化現錢，大家的衣服連連，補補就算扎估上啦。

以後就割地，打場，忙到十月間糧食就打下來啦。可真不壞，一垧地打了六石，一共打了三百來石糧食。你說吧：忙活一年，打了這麼多的糧食，一人高那大囤造四、五囤。也沒有房子，就攔到外邊，用洋草搨着，心裏那個高興勁就別提啦。都說：到底北大荒比咱農安那邊強，這可有活路啦，等明年把咱那窮鄰居，窮親戚都叫來開荒吧。我因為爹娘早死了，也不能

叫他老人家看看窮人還能有過這麼多的糧食！

可到這時候。徐桂茂也派人來啦！來這裏一算：春天借糧二十一石，月利五分，每月該利十石零五斗，共九個月連本帶利是九十四石五斗；種子共六個月利，連本七十五石；五十丈尺布，一大尺一斗糧，共利十二石五斗，借四匹馬一年四十石，大轆轤車五石，犁杖等幹活的傢八什（生產工具）十二石；買他八雙靛鞋是四石糧……一共二百四十四石糧食！賬這麼一算，大家都瞪眼啦！除了他的，除了在街上買些零碎用的，搭了二十來石糧食的饑荒，那還剩些啥呀？往後就不過了嗎？不還當然沒理。聽說前一年來的開荒戶，在別的地方開了荒，還不了賬，還有龍江衙門裏來扣人哩！

以後好說歹說，給留下三十五石糧食，當然利錢還是月利五分。

這麼一來，老娘們哭着吵着要回農安，說是受一年苦，啥也撈不着，還是得搭饑荒……老爺們還想得開一點：『回去，回去！你爲的啥來？要是在家能過下去……』，當然搭了饑荒就更走不了。

眼看天氣冷起來了，地窖棚那能過冬？在種地期間已經早作了準備：一有閒空兒，就托坯；一共有好幾千坯啦，恐怕蓋個六間七間的房子用不完。着手蓋房子吧，就是缺木頭。老山

裏砍下來的木頭，順着嫩江成排往下放；無論那個『站』上，都是堆積如山，只可惜沒有錢，你可一塊也買不來。去找徐桂茂，徐桂茂說：他在街上也沒有好房子住，想往這裏搬，他出錢買木頭，叫我們蓋兩座房子，他住一座，我們住一座；房子算是他的，住三年不要房銀。窮人就是盤了沒有錢這一股『筋』，雖然這麼苛的條件，也只好去辦。以後就拉着那一年五石糧食租來的大轆轤車去拉木頭。從站上到這裏有三十來里地，只有一個羊腸小道。拉的少了得十幾趟，拉的多了又怕把車壓壞了。所以有拉的，有攆的，不出幾天就弄了不少的木頭，可也有不少人腫了肩膀，腿累得走道都痛。記得第八天頭上，道上翻了車，把孫傳明的腿給砸壞了，自然，咱種地的人都知道：和掌櫃家幹什麼活兒，是『車前馬後，刀鎗斧傷，自由『天命』』，『掌櫃不管那一套的。以後他躺了一個多月，好了，成了一個癱子。蓋房子時他不能幹活兒，咱到說不出來啥，他老婆有些過意不去，天天搬木頭、搬坯、和泥。天已經很冷了，幹一陣活，出一身汗，原本她就有一個咳嗽病；這麼一來，病就重了，也躺了一個多月。第二年兩口都成了廢人，三個孩子也只會吃飯，不能在這兒種地，也就搬走了。搬到那兒去也不知道，聽說沒有過好久，就死了。

天已經上凍了，和泥也和不成，一面和一面成冰塊，壘牆頭也伸不出來手，可是冬天逼

着，也不能不幹。

就這樣，一個來月的功夫，房子蓋好了。暖炕燒了好幾天，燒熱了，潮氣都熏出去了，徐桂茂的兒子，就是咱國爭那個徐德明小兩口就搬來了。從那時候，咱這屯就起名叫『徐家窩堡』，一直到如今，纔改成『翻身屯』。

說得簡單一點吧：就這樣，地算開起來了，房子算蓋起來了。第二年，又來了不少開荒戶。新來的有關裏河南，山東、河北的人；也有關外老德惠，開原，昌圖那一塊的人，也和我們一樣，他們都是在那一塊窮不起，來這兒找生活的。自然他們來這兒也不比我們強，沒吃，沒穿，沒種地傢八什，還得向老徐家出大利錢來借，要想發財，除非是作夢呵。給人家種地的事，咱們都是抗大活的，誰也知道：像兩條腿踏在污泥坑裏一樣：年年幹，年年欠人家賬，越陷越深，越深就越拔不出來。

有錢的人，算盤比咱打的高，總想法兒使他越富，叫咱越窮，把你的筋抽了，他也不心疼。比方那時候來的開荒戶，有些富一些的，自己能買幾垧荒開，可是剛剛開好，徐桂茂就派人說：你開錯了，你買的不是這一塊，結果開出來的地成了他的，你還得另開一塊。這叫做『開荒滾段』。就這『開荒滾段』也不知道坑了多少人。他們自己却一天天的吃得又肥又胖了。

再比如康德三年有一個在咱村抗大活的劉才，這個人年年下死勁幹活，儉吃少用，抗了三年活沒有欠老徐家的賬，賺了幾仞錢娶了個老婆，老婆年輕，長的俊俏。這樣算著着了徐德明（這時候他爹就死了），上警察署報了他一個『小偷』抓到縣裏蹲上笆籬子，一直到蹲死，他媳婦也成了徐德明的小老婆，這是近幾年的事，想咱們還記得吧！

以後來的開荒戶多，地開出來的多，村子也大了，也多了，鐵路也修了起來，城裏蓋上那大洋樓，修那大馬路，電燈也按起來，這『北大荒』也就不成『北大荒』了。一句話：吃的、穿的、喝的、住的、拿的、用的、頭頂的、腳踩的，從天上到地下，那一樣不是咱造出來的？爲了這些東西，咱們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汗，死了多少人。咱村二十年前的開荒戶一個也沒有，搬的搬死的死了，就剩下我這個老乾柴棒一直沒有死！就這樣一輩又一輩，抓起一把土，就有窮人一股汗腥氣。可是這些東西，一直撈不着咱享受！

就像我吧，從小到大，不吃酒，不抽煙，不嫖娘們，一直從小抗大活到現在，受苦，挨餓，六十多啦，打了一輩子光棍漢，連個老婆也沒混上。你能說因爲我是二流子纔這樣的嗎？

x

x

x

二洪大爺說在這裏，自己詼諧的一笑，別人也跟着笑了。李德說：

『現在窮人翻身了，該給二洪大爺說個老婆！』

別人也都笑着說：『對！』

二洪大爺說：『老了，不中用了。』

於是大夥又笑了一陣。二洪大爺這一番話，雖然是述說的過去窮人受苦，不免引起大家一同難受，可是受苦到底是過去事兒，它不會再回來了。大夥也正像身上叫人家割了的刀傷，傷口雖然還沒長好，可也不怎麼痛了。所以說一陣，笑一陣也就放在心的深處，不再提了。

李德八歲的小姑娘聽了半天，看着二洪大爺的嘴轉動着兩隻小眼珠子。及至大夥一笑，她以為故事講完了，便爬到二洪大爺身上問：

『二洪大爺，那時候爲啥窮人不分地呢？』

二洪大爺摸着她的頭一笑說：『傻孩子！那時候共產黨還沒有來咧！以後好了，俺這一輩子的苦過去了，您這些孩兒們，再也不會受了，享福是您這後輩的事兒……』

大夥又笑了一陣。看看外面的天，已經晴了，各自回去，準備乾一乾地皮就去收割莊稼。

五 參加勞動才改變成人

一

于翠雲的婆婆二十來歲就死了丈夫，她年輕時候，長的俊俏，又愛打扮，因此屯中的老『相好』，不够一『桌』，也差不多。她就靠着這個過了二十多年，不用幹活，兩條腿吊起來，也能吃香的，喝辣的。這幾年，人一老，雖然吃不開了，但她的孩子長成人，偏偏娶了個勤苦媳婦兒。這樣，她還不用幹活兒，『婆婆』架子也就擺起來啦。一心一意要叫于翠雲當她的好媳婦兒。那就是：做飯先問她一聲：『娘！你想吃啥飯哪？』。做好了之後再問一聲：『娘，你嘗嘗鹹，淡？』。她盤腿坐在炕頭上，吃這碗，兒媳婦給她捧那碗，跟菩薩一樣把它侍捧起來。如果一點事得罪了她，抬手就打，張口就罵。

于翠雲的丈夫，一心一意要叫她當個好老婆。那就是：除了『餵豬，打狗，圍着鍋台轉』之

外，還要經常給他縫縫補補，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連旱煙口袋上，也納上花。他不出門就躺在炕頭上看蜘蛛結羅網，出門就東家走，西家串，找年青女人，一邊啣着煙袋，一邊拉閒話。他雖然這樣，但是如果于翠雲和別的男的說上幾句話，可就惱上他的心火了。摸着掃帚用掃帚，摸着杓子用杓子，正吃着飯怕他不用碗打你。他的名字叫劉成，可是人家都叫『劉大怪』。

于翠雲就找了這麼一個婆家，現在已經過了五六年啦，孩子都兩歲啦。

壟裏沒水，于翠雲去打；櫃裏沒米，于翠雲去推；灶坑裏沒柴，于翠雲去撿。婆婆專心作她的『婆婆』；丈夫專心作他的『丈夫』。如果在劉海屯問一問：『他娘倆人品怎麼樣？』都說是：『好人裏邊挑出來的！』

好歹于翠雲從小是窮人，八、九歲就給人家擗豬，爹爹租人家的地種，她就能頂個半拉子，從小幹活慣了，一天不幹活，胳膊腿就不自在。于翠雲勸婆婆跟丈夫多少回，他們不改，自己也就不勸他們了。

開春，區上張中同志到他們村組織換工插犂，同時要發動婦女生產，每屯要選一個婦女主任，都說：『于翠雲行，能幹活，心眼正道，又是窮人！』結果于翠雲就當選了。婆婆跟丈夫

本來不願意，但是婆婆歷史不正，怕大家鬭爭她，丈夫怕人家『改造』他的二流子，所以雖然不願意，但不敢說話。

于翠雲當了婦女會主任，自然免不了開會，家裏的活，婆婆跟丈夫不能不分擔一點，有時替抱抱孩子。因為這，他們給于翠雲受了好幾回氣，于翠雲覺得『家醜不可外揚』，自己受氣慣了，也不往外說。

婦女主任雖然選舉了，可是發動婦女生產卻沒有幾個人贊成。有的說：『別想那麼多歪道理，早先婦女沒生產，也沒見撩荒幾塊地！』有的說：『婦女還能生產？走不到地頭就累屁啦！』。女人中也有不少思想不開通的：『嫁漢，嫁漢，爲的穿衣吃飯！』『老娘們去幹活，多麼『可恥』哪！』因此，想發動婦女，是有困難的。可是也有不少積極份子。

一天，于翠雲到村上開會去，一直開了半天，家裏飯沒有作，孩子又哭，可把娘倆給氣壞了。於是便把平分地時分到的麥種磨了，烙白麵餅吃。于翠雲回來了，真是又生氣，又可惜。但給他們是講不清道理的，也就不去計較，自己抱起孩子奶了一會，搗開飯盆，把清早剩下的涼高粱米粥昏着喝。剛剛把碗送到嘴邊上，婆婆上前把碗奪過來說：

『開會沒開飽嗎？吃飯幹啥？！』

于翠雲忍着氣說：

『開會也不是啥壞事呀！討論生產……』

你猜劉大怪說個啥，他說：

『討論生產，生他媽的球！村長的臉白，農會主任說話好聽，在一起拉拉扯扯到自在！』
這句話把于翠雲給氣炸了：

『孩兒他爹，你不要血口噴人！』

劉大怪用手裏沒吃完的白麵餅照著于翠雲的臉扔過去：

『我血口噴人，我還要揍你咧！』于翠雲一歪頭，白麵餅，砸在牆上。

既然鬧到這步田地，不叫吃飯，還揍人，那還有啥過頭啦！于翠雲是個有志氣的人，抱著孩子就往外走。她剛走出門去，劉大怪『卡啞』把門給關上了，意思是說：有能耐就別回來！

于翠雲哭也哭不出聲來，像小時候放豬丟了豬羔那麼難受。心裏想：共產黨給您這碗飯，就把您給撐瘋啦！祖祖輩輩沒有一點地，受窮受氣，現在有了地，不好好生產，等什麼時候呢？這些沒有良心的人！勸你們把嘴磨破也不知道轉個彎兒。

她擦著淚往東走，走了不幾步，八成媳婦從對面迎過來，她也沒看于翠雲的臉就說：『大

嬌子，你看看怎麼辦呀？今天上午我因為老想着咱們婦女生產的事，悶米飯少燒了兩把火，弄生了。孩兒他爹，像個瘋狗一樣攪着我打。正好有人拉住。孩他爹，一面攪，一面罵着「吃村，吃村！養活你還不如養活個狗哪！」……你看，怎麼辦呀！」

于翠雲站定，眼裏瞼着淚花，也不回答她。八成媳婦一看，自己的事也不提了，便說：

『大嬌子，你哭啥？』

于翠雲把話說了。因為她們兩個人平常很要好，所以『村長』的臉白，農會主任說話好聽……』的話也說給八成媳婦啦。

八成媳婦是個愛說，愛笑又愛忘事的女人。聽了這話，也不管于翠雲心裏是啥滋味，把『孩子爹像瘋狗一樣攪着打』的事也忘了，哈哈大笑說：

『劉大怪可真是個醋罐子！』

于翠雲想起上午在村上開會的事，趕忙說：

『你去召集咱們屯中的婦女，就說到小學校開會去，討論生產。』

八成媳婦是個積極份子，聽說討論生產，一溜煙就到各家叫開會去了。

二

不大功夫，人都到齊了（這時小學生已經放學），姑娘，年青媳婦，也有幾個老太太，有幾個還抱着孩子。于翠雲把孩子放在桌子上，一隻胳膊撲着他，從破窗戶上插一塊紙叫他玩兒，就宣佈開了會。她把在村上開的會，發動婦女生產的事說了，等她說到：『以後男女平權，誰也不與壓迫誰，咱們不指望老爺們養活，參加生產跟他們一樣幹……』時，下邊的婦女便嚷嚷起來：

『別提啦，俺那一口子（指她丈夫）動不動就說我吃貨！靜糟損糧食！』

『俺孩他爹，可真……我說要參加生產，他那眼一瞪就說：『老娘們還能生產？別想那些歪道！』』

也有的婦女說：

『要說生產，俺可不能去，家裏沒人手，盆盆罐罐的都得照管，分幾垧地，老爺們也能侍候過來了……』

有的小聲說：

『生產是老娘們幹的活嗎？那男不男，女不女的多麼「可恥」！』

八成媳婦的話匣子也打開啦：

『別提啦，俺那一口子，因為我今天上午老想着咱姑女生產的事，悶的飯少燒了兩把火，弄生了，他像瘋狗一樣攆着我打，可好有人拉着，嘴裏還罵着：「吃材，吃材，養活你還不如養活個狗哪」！……』

『咱們主任可也是，今天開會回去連飯也不給吃，劉大怪還說她替咱大夥工作是因為「村長臉白，農會主任說話好聽」……那一個醋罐子，他自己……咯咯咯……』沒說完自己先「咯咯」笑起來，惹得大夥也吃吃亂笑，于翠雲板着臉也不吱聲。有人就說：

『咱主任，是那樣的人嗎？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就是因為這，咱們纔應該積極參加生產呀！人常說嗎：「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短」，咱們婦女，光指望老爺們養活，能不受人家的氣嗎？以後咱們好好幹活，鍋裏煮的米，也有咱們氣力掙出來的一份，吃着仗義，說話也有勁！」』

有人說：

『說別的是假的，咱們早先一年幹活，死到人家地主地裏，到頭還是免不了受凍挨餓。那時候，咱們婦女想幹，連塊地也沒有，那個滋味兒就忘了嗎？現在不好好幹，還等什麼時候？……』

接着就討論怎樣打通一般人看不起婦女的思想，怎樣組織婦女生產等等。

八成媳婦說：

『我看咱們婦女抱着一個團體，誰壓迫咱們婦女，看不起咱，把他拉到會場上，像鬪爭「大肚子」一樣，鬪爭他！』

有人開玩笑說：

『那得先鬪爭您老頭子！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那樣不妥當，咱們婦女還沒有幹一點活，就造鬪爭，不是更惹起人家不滿意嗎？我看還是好好組織起來，爭一口氣，幹個樣子叫他們看看，不怕他們看不起。』

有一個叫四雲的姑娘說：

『咱們婦女，老老少少都編起組來，誰不編也不行。編起來，分成組，有幹這的，有幹那

的，這樣保險能行。」

有很多人贊成這個意見，也有的說：

「編組俺可不能參加！家裏沒人手，出不來！」

于翠雲說：

「行倒行，區上張中同志說：『組織婦女跟老爺們一樣，得自願。比方東院劉二嫂吧，婆婆又好，能給抱抱孩子，做個飯啥的，她就能入組；西頭老歪家，獨手人，光家裏的活就够幹啦，如果強迫編組，恐怕老爺們幹活回來連飯也沒吃的。』……」

有人又開玩笑說：

「別給老爺們做飯吃，看他們還輕看婦女不？」

大家又討論了一會，自願報名入組，共編了三個組，確定一個組去熬鹽，一個組編草帽，編席子。明天全屯要開始送糞，一個組幫助裝車，叫老爺們可以多抽出幾個人揚糞和幹別的活兒。就這樣決定後散會了。

開過會之後，于翠雲不想回家去，抱着孩子住到八成媳婦家。八成是個急性子人，于翠雲又對他們作了些和解，過了一會，兩口就又很和好啦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于翠雲領着熬鹽組到甸子裏去。這裏有一套熬鹽家具，是鬭爭果實，還有現成的一座土房。清早，打了一個草鋪，壘了一個鍋台，上午熬鹽組的十一個婦女，兩個人收拾淋池，三個人舂柴火作熬鹽的燒柴，五個人去刮鹽土。于翠雲領着頭打柴火組。

這時雖然到了陰曆三月，還有些冷，但一幹起活來，就出了汗。于翠雲把孩子抱到一邊，拔一把草給他玩兒。（她想：如果婆婆給抱抱孩子，不是自己能好好生產了嗎？）于翠雲是幹活慣了的，並不覺得累，而別的幾個婦女，幹了不一會兒，就上氣不接下氣，有的手上打了泡，于翠雲不斷鼓勵他們，一個上午就刨了兩三車柴火。下午，有兩個參加時就不積極的婦女要退組，于翠雲勸不住，只好嘆了口氣讓她們退組。

刮土的幾個婦女也刮了好幾車，下午，把鹽土裝上淋池，挑了幾挑子水，天黑時候，水就淋下來了，嘗一嘗很鹹，搞裏個雞蛋，漂起來了，大家都很高興。

三

到了黃昏，第三組組長桂枝從屯裏跑來了，一看見于翠雲就說：

「主任，我這組長也當不了啦！都看不起婦女，幫助裝糞車，人家不讓，好心當了驢肝

「肺……」說着嗚嗚地哭起來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樣。于翠雲說：

「誰呀？」

桂枝說：

「誰？武裝委員陳發唄！」

于翠雲想：人家別屯的幹部都幫着發動婦女。別人看不起婦女還有話說，你武裝委員也來打擊婦女的情緒。想着，非常生氣，把孩子交給八成媳婦，自己就直接去找陳發。鹽鍋離屯上不到半里多地，一會兒就到了陳發的家裏。于翠雲說：

「陳發，你是武裝委員，村幹部討論發動婦女生產的時候，你也在場，爲啥你也打擊婦女的生產情緒？」

陳發說：

「發動婦女，我壓根兒就不贊成，老爺們多幹點有啦，還用得着您？」

于翠雲說：

「上邊叫咱大夥生產，發家致富，照你這樣說，婦女還發動不發動啦！」

陳發說：

『發動不發動，去個球！早先婦女沒幹活，地也沒見撩荒幾垆地。活幹不好，不够當道的呢！』

說着走出門去。于翠雲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，氣得身上打哆嗦，心裏一酸，眼淚就掉了下來。見陳發已走出去，不同她講話，她也只好同桂枝走了出來。一出門，正同劉大怪碰個滿懷。劉大怪說：

『連家也不要啦？』

于翠雲也不答理他直往前走。劉大怪說：

『好，有本事咱「打把刀」吧！（離婚）以後誰也別跟誰來往！』

于翠雲護桂枝回家去，自己就往鹽鍋那裏走。走了幾步，站下了。自己家也沒有啦，婦女又發動不起來，剛一發動，村幹部先來潑冷水，自己這婦女主任也別當啦。在外邊受這口氣幹啥，還是回家受氣去吧！……想了半天沒有招兒，淚漱漱地往下流。就照着大明屯走去。那裏是村公所，區上張中同志在那裏住着，她想找他談談，要真是幹不了，自己也不幹啦。

這時天已很黑，白天幹了一天活兒，衣服被汗場的透濕，晚上一陣涼風颳過來，身上直打冷戰。

這屯離村公所住的大明屯有二里多地，不一會也就到了。張中同志正在點著燈，不知道寫什麼。她進去坐下來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『老張同志，這主任不好當呀！』

老張說：

『怎麼了？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人心不齊，誰都看不起婦女，連武裝委員陳發也來打擊婦女的情緒。……』接著把事情經過說了。

老張說：

『慢慢地來嘛，人們看不起婦女，幾千年啦，一半天是打不破的，你們好好幹，幹出成績來，叫他們看看。今年有災荒，很多人家缺吃糧，沒種子，人手不夠，婦女不參加生產，地非撩荒不行，撩荒了地，不是白翻身一場嗎？……』接著又問：『你婆婆跟你男人怎樣？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多啥他們還不是那樣，啥活不幹。我看共產黨給這碗飯，把他們給撐暈啦。我在婦女會好

好生產，怕不養活兩口子嗎，他們現在願意自個過，叫他們自個過去吧！我看把那點分的果實吃完，他們還有啥指望。……」

老張說：

『現在村上，正討論改造二流子，他們不會老是那個樣子的。……』停了一會，老張又問：

『你剛纔說：共產黨，你看見過共產黨沒有？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瞧沒見過，咱們窮人都是共產黨，共產黨領導咱們翻身，現在又領導咱們生產，發動婦女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』

老張笑了笑說：

『不對，共產黨不是所有的窮人都是，要參加纔能算……』後來給她解釋了一遍。

于翠雲說：

『那麼我參加行不行呢？』

老張說：

『行，共產黨要那好樣的，能生產的，帶領大夥發家的，爲大夥服務的，不怕困難，人品好的人。……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哦……』

于翠雲回到鹽鍋的時候，已經半夜了。除了她的孩子，幾個熬鹽的婦女都沒有睡覺，她們正熬新淋的鹽水呢！八成媳婦說：

『我們準備白天打柴、刮土、淋水，晚上就熬，今天夜間，要把淋的水熬完它。』

于翠雲抱起孩子奶了一會，要去替換一個婦女燒火。那燒火的婦女說：

『我不累，你休息吧，主任！』

但于翠雲把她替換了。雞叫的時候，水熬完了。于翠雲往炕上一躺，胳膊腿的骨節，都像斷了一樣。躺下剛剛閉上眼睛，天就亮了。她趕忙起來，同大家一塊去刮土，刨柴火，挑淋水……。

四

因爲去年收成不好，今年春天普遍鬧災荒，家家戶戶缺吃糧，缺種子，缺馬草馬料。抬不着，借不來，大家都覺得困難了。

這時已經過了一個多月，于翠雲領導的熬鹽小組，熬了有一萬多斤鹽。她們白天刮土，刨柴火，淋水，晚上就搭夜熬，一個人平均每天熬二十多斤，這時候二斤鹽能換一斤糧食。桂枝領導的第三組，從那以後就不幫助老爺們裝糞車，通通去編草帽跟編蓆子，她們的成績也不小，一頂草帽能換一斤多米，一領蓆能換半斗米。這時凡是參加婦女組生產的，困難都解決了，沒有參加的，掏換吃的又就誤種地；去種地又沒吃糧，真是兩頭着忙。很多人看着參加婦女組生產有利，便都要求參加了，到『端午節』時候，她們的三個組，已經擴大到了七個組。組中記工、算賬、評分、算股，弄的很清楚也不打唧唧。過去一些不開通的男人勸自己的老婆參加，婆婆情願給媳婦抱孩子，做飯，騰出兒媳婦去參加。尤其是一些年青婦女，愛湊熱鬧，在一塊幹活有說有笑，一點也不覺得累。

于翠雲自己一心領導大夥生產，她在熬鹽組，分了一千多斤鹽。爲了幫助人家解決生產困難，她借出去三、四百斤。至於劉大怪他們，她根本不去想。不幹活，將來看他們喝西北風過日子吧！

這一天，八成媳婦從屯裏回來，看見于翠雲就拍着手說：

『主任！你那一口子叫人家給鬧爭啦！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鬧？不屈他！爲什麼鬧的？』

八成媳婦說：

『爲什麼？二流子唄，人家大夥兒好意改造他，他不聽，現在鬧爭果實吃光，偷起人家來了。……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打了沒有？』

八成媳婦開玩笑說：

『唉呀！看看你心痛啦不是？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去你的吧，我纔不心痛他呢，我們早斷了緣了，我是不在，我在怕不給他幾巴掌。……』

……

八成媳婦說：

『放心吧！誰也沒打他。你沒有見，見了保險你心就軟了。大家拉到會場上問他：你改不改？你改不改？他縮着個脖子，抖着膀，跟個夾尾巴狗一樣：「我改，我改，我不改槍崩我」……』一面說，一面學着那個樣子，說罷咯咯大笑。

于翠雲說：

『這幾天您老頭子，對你啥樣？』

八成媳婦說：

『你還不知道嗎，他是個麥稽火性，「着」一陣就沒事啦。我把分的千把斤鹽賣了三、四百斤，家裏吃糧，馬草料都有啦，再熬幾百斤，還準備買一匹馬呢！我今天回來，正趕上吃午飯，他還給我盛了滿滿兒的一碗飯哪……』說罷又咯咯大笑，一面就去刮鹽土去了。

于翠雲奶了一會孩子，拉了一把刮刀剛走出門，就被一個人叫住了：

『孩子的娘！』

于翠雲回頭一看是自己的丈夫，理也不理他開步就走。

劉大怪上前面拉住說：

『孩子的娘，別走，我有話說！』

于翠雲站定說：

『有啥話說吧！』

劉大怪很可憐的說：

『孩子的娘，你真不要家了嗎，把我們都忘了嗎？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你自己說的，以後誰也別跟誰來往！』說完就走。劉大怪拉住說：

『孩子的娘，你，你還不知道我嗎，急，急性子脾氣，五六年啦，我真混賬！人，人家也把我鬧爭了，現在家裏吃的也沒有啦，肚裏餓的真難受，往後，我再不改，你，你打我！』

在這裏也許有人覺得：以前劉大怪對老婆子那麼利害，爲什麼現在會顯出這麼一付可憐像來。其實二流子就是這樣：當他還有辦法的時候，他比二天爺還利害；你如果纏住他，纏得他非求人不可的時候，叫他挨屁股他都幹。

隔着柴火垛，兩個婦女在敲打杌子，聽見這裏鬧事情，趕忙來把他們勸到屋裏。

劉大怪說：

『你想想，孩子的娘，我能還不轉變嗎？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你能轉變，石礮就會發芽鐵樹也就開花啦！』

劉大怪起誓說：

『我不轉變，任憑你們槍崩我！』

于翠雲說：

『沒有槍崩你，要槍崩你十個八個早也崩完啦，你什麼時候說話算過話！』她雖是這麼說，可是氣頭已經有點心軟了。

當天，劉大怪就把于翠雲賣鹽買來的五斗苞米搗到家裏去啦。過了幾日，于翠雲也搬回家裏住了。婆婆天天向媳婦叨咕：『媳婦兒，早先我真對不起你呀！』。于翠雲搬回去的第二天早晨，天不亮就叫劉大怪起來幹活。手剛剛一拍他，『起』字還沒說出來。劉大怪『忽』地一聲就爬起來了；以前的時候你做好飯，十遍八遍也別想叫醒他。

五

過了幾天，頭遍地還沒有割完，就下了幾天連陰雨。雨過天晴之後，地可都荒了，草苗一齊長，各小組的地，趕着割也割不過來。于翠雲領導的婦女生產小組這時鹽也不熬了，草帽簾子也不編了。都下地幫助薅草拔苗。因為她們薅的又乾淨，又快當，爭着僱她們的人很多。這

個說：

『明天給我們薅吧！一條壩一千塊！』

那個說：

『明天給我們薅吧，有粘豆包吃！』

有一天，陳發也找了于翠雲去，僱她們薅地。

于翠雲說：

『往年婦女沒參加生產，也沒見撩荒幾垧地，婦女生產不夠擋道的呢！』

陳發知道她說的是以前的那一回，就說：

『你的記性可真好，那麼一點事，現在還記着咧，我這個人的脾氣，你還不知道嗎！』

于翠雲也不去計較以前的事，就答應帶一組明天去給他家薅地。

翻割三遍之後，莊稼長的真苗壯，一塊一塊的地跟案板一樣的水平。眼看糧食到國裏了。區

上召開勞動模範大會。于翠雲被選爲特等勞動模範。大會上給她們屯的婦女算了算生產成績：熬鹽五萬斤，換糧二十三石，買馬五匹。編草帽五百頂，賣錢九十萬元。蓆子五十領，賣洋七十五萬元。薅地三十六垧，割麥子十垧，打柴火五大垛。這個賬一算，大家夥都說：

『劉海屯今年不是婦女參加生產，不要說撩荒地，恐怕還要餓死人咧！』

大會上，區裏獎她一頭牛，一面寫着『組織婦女能手』的錦旗。大家要她介紹組織婦女的經驗，她說：

『咱過去是一個「餵豬打狗圍着鍋台轉」的老娘們。婆婆欺，丈夫打的，在家像個狗一樣。自從參加勞動，纔改變了「人」。說到經驗，咱也不知道啥叫經驗，反正遇事給大夥講明白，參加生產組要自願，自己站公正，領着頭幹就行。』

九月間，村中公開建黨，她頭一個報名入黨，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。

四八、十，白城子

六 『如今是我們的天下了』

爲了完成一件工作任務，我乘從屯裏來的爬犁到×屯去。我們一共六個人：兩個三十上下的攆着槍的農民，騎着兩匹馬走在爬犁的兩邊，另兩個大約相同年紀也攆着槍的農民，一個趕着馬坐在前面，一個抱着槍坐在後面；當中是我和另一個人。這個人約五十多歲，留着兩撇短鬚，油光臉，大眼睛，大概是因爲吃得過胖的緣故，臉上並沒有綳紋。從坐着的身體來看，粗胖，短腿，肚子恐怕比小牛的腰細不了多少，穿着一身青呢皮袍，戴着一頂狐皮帽。這付模樣，好像在那裏見過的一個『紳士』。他和我並排坐着。使我生厭和不願靠近他的，是他倒背綁着胳膊。由坐在後面的那個農民牽着。我想：現在他已經不是一個令人敬而遠之的什麼紳士，而是一個罪犯。

四週一望是無際的白雪的原野，迎面北風直鑽進骨子縫裏。馬和人的嘴裏噴着白氣。馬的週身塗了一層薄霜，那個傢伙的兩撇鬚子上掛着兩條冰柱。雪在馬蹄下面『沙沙』地作響。兩

個騎馬上的農民不斷唱起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』，和一些別的歌子，爬犁上的兩個農民也隨聲附和着。

『這個人犯了什麼罪？』待他們的歌聲停止時，我問坐在後面的那個農民。

他向那個人翻了幾眼，厭惡地說：

『他犯了什麼罪？你叫他自己說吧！』

那個人卑怯地眯了幾下眼皮說：

『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』然而也並不說話。

呆了一忽兒，那個農民憤憤地說：『你不說，我替你說吧，』

『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』

x

x

x

『他究竟殺了多少人，喝了多少血，欠人多少債，這個賬是算也算不清的。從前清也不知道多少少年以前，他爹就當官，老中華民國他當官，滿洲國他又當官，他兒子也當官。究竟都是什麼官，窮人也沒有人知道。我們光委任狀就起出來一大捲子。無論是當什麼官吧，反正是他說了算。他叫誰死你就活不成，他叫誰窮，你就得傾家蕩產，大白天他說是夜間，你就得閉

閉眼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：他在城裏驟一脚，週圍九十里地的牆頭都得掉土……他就有這麼大的權力，這麼大的威風。

「六十歲上下的人都還記得，那時候他爹在江省（即齊齊哈爾）當官，憑着他們的勢力，在這「北大荒」開荒佔草。他們生就的是「官骨頭」「富骨頭」，肩不會擔擔，手不能拿鏟。他們只會抽大煙，抱姨太太，大風能吹他們八個勁斗，開荒地他們連鋤頭都沒有摸一摸。憑着他們有勢力，有從窮人身上剝削來的錢，有一肚子骯髒辦法，窮人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汗，多少血，死了多少人，替他們開了荒，種了糧食，蓋了房子。他們一天天地富起來，肥起來，不信，你看看他的肚子。窮人却越來越窮，剩一把乾骨頭，死了沒地方埋，抬到亂葬崗，餵狼去！」

「偽滿康德五年的時候，算起來他就有兩千五百多垧地，四個窩堡。他剝削人的辦法有多少，沒有人去細算。凡是給他家扛過活的都知道：五冬六夏，從早到晚，連一口氣他也不叫你喘。颶風下雨地裏沒有活兒幹，他叫扛活的在院子裏拾大木頭，東院拾到西院，西院又拾到東院。他並不是怕窮人歇着舒坦死，他說：「窮人不幹活衣服不會爛！」衣服不爛第二年都不惜他的布，他不能吃大利錢了。這就是他剝削窮人幾百條裏的一條。

「他的家產，也並不全是一點一點的剝削窮人來的，有劫來的，有搶來的。我們這一塊兒

的誰都知道：滿洲國前二年有一個大胡子頭「滿山紅」。「滿山紅」是他的表兄弟；縣裏的警察官和他是「連親」（親讀「斤」，即兩個人娶一個母親的姑娘），警察官又是「滿山紅」的姨夫。「滿山紅」的「流子」有他的股份，他是一個大窩主，胡子搶了東西有他一半。警察官帶着隊伍白天打胡子，夜間又跟他們合夥搶。大同元年嘎爾吐有幾家被搶的戶，不識眉眼高低，告到縣裏去，說他們被搶的東西全在他家裏放着。警察官說他們誤告好人，押在笆籬子蹲了半年，幾個人被踢墮死了。他們的家眷被趕出屯子，財產全成了他的。

「他簡直是一隻狗，誰有勢力跟着誰走，憑着會溜鬚、舐腚、拍馬，前清，老中華國當官，又憑着這套辦法，滿洲國他從村長，爬到縣裏又當什麼「委員」，什麼「長」。他有兩個兒子，都送到日本上學，回來一個在警察署，警察署是「閻王殿」；一個在勞務系，勞務系管勞工，叫「老虎系」。誰都知道，滿洲國勞工，出荷逼得人死不能，活不就。可是這對他們一點關係沒有，反而從中發了大財。他家裏五六個抗大活的，都不給工錢，算是頂替勞工；出荷全壓在窮人身上不說，年年他從中劫來的糧食，總在幾百石以上。他因為給日本人當狗得了好處；日本人也因為有他們這些狗，纔能成立這十四年的滿洲國。老百姓因為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多少人又吃不上飯，穿不上褲子。

『我自己的苦處，我不想說，提起來心裏比刀割還難過，可是我又不肯不說，因為這是他幾千幾萬條罪狀的一條；是咱窮人翻身的天老爺也說不過去的道理。這事我並不知道，是翻身後別人告訴我的。我在一歲的時候，從海倫縣搬到這裏。我爹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很強壯的莊稼漢，我媽很年青，別人告訴我，她是百不挑一的好模樣。當搬到這裏的時候，被他的經理（管事的）——那一個又酸又臭的死狗看上了。那還是在老中華國，這死狗捏弄了點事把我爹送到縣裏去，我媽硬被他們霸佔了。聽說，我媽到他家沒過三天，上了吊；我父親在笆籬子裏蹲了幾個月也就死了。爲了斬草除根，當時他差人把我掙到江裏去。奉命把我掙在江裏去的是一個窮人，有良心的人。他把我交給附近村子裏的一個親戚家，他自己跑了，聽說跑到裏城（關裏），直到現在我也沒有看見過這個救命恩人。

『我的救命恩人的親戚，像做賊一樣，偷偷地把我養大了，我叫他們爹媽。其實我的爹媽早死了，爹媽的死給我留下了血海深仇，直到現在我纔能知道。他的經理作這事全仗他的勢力，他又直接參加想點子。

『在滿洲國倒台以後，八路軍來了，可是他不甘心他們日本爹，日本爺倒下去。他把那些警察，特務，把逃在山裏的日本人，把胡子，把各村的壞蛋，通通聯絡一塊兒，組織了光

復軍、挺進軍、地下軍。過去的一切最壞的壞蛋，都當了他們的連長、營長、團長、參謀，到處打家劫舍，東搶西奪。他的兒子上長春去了一趟，帶來了好幾捲捲委任狀，他們都成了蔣介石最好的隊伍。

『老百姓不能再過下去，再過下去就要斷子絕孫了。八路軍給咱們仗着胆，咱們老百姓都起來翻身。這些壞蛋們沒法壞下去，跑的跑了，死的死了，他逃到江省一個寺裏隱藏起來當了和尚。當了和尚他並不死心，仍各處作聯絡，組織這個會，那個道，到處造謠，破壞。今年夏天各地普遍流行着謠言說：「黃煞劫真兇險，胡人造反，紅煞劫，開殺戒，牛八（意思是『朱』字）掌權，牛八掌權，天下大亂，天下大亂，人都死完。」他們說：要想脫過去這一「劫數」，只有在佛教會。」

『他們造謠不單說國民黨中央軍好，還說美國好，美國人來了天下就「太平」了。』

在這裏他稍稍地停了一會又說：

『同志，他究竟有多少罪惡，不僅我一個，十個，一百個人也算不清的，一句話說完：他們和胡子是一家，和日本鬼子是一家，和警察特務是一家，和國民黨中央軍和美國人是一家，和一切迷信道門是一家。他爲了坑榨咱們老百姓，能坑人、能拐人、能詐人、能騙人、能抓

人、能打人、能搶人、能殺人。他們互相仗勢、互相勾搭、互相幫兇……他們只反對一個，反對咱們窮老百姓！」

他停了一會，嘴角的肌肉稍稍顫動了一下，似乎想再說下去，但看面部的表情，似乎太多了，又不願說下去，於是憤恨地看了那個人一眼，說：『你問問他：我說的有沒有一點錯處？』

那個人卑怯地動了一下吊着兩塊冰柱的鬍子噓吧着說：『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』

騎在馬上的兩個農民，看着他那付卑怯的模樣，厭惡的喝道：『媽的，你過去的威風跑到哪裏去啦？』

『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』

坐在我旁邊的民兵緩和着口氣向我說道：『同志，你說咱們窮人養活個豬能殺肉吃，養活個狗能看家；咱們養活地主呢，既不能殺肉吃，又不會看家，還騎在你頭上拉屎，咱勝養活個豬狗嗎？』

這簡單而深刻的兩句話，說明了一個天經地義的窮人翻身的真理。我待要回答，但感到自己嘴裏是太貧乏了。

『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』又是他那樣的卑怯的回答。

坐在我旁邊的那位民兵最後一句，算是暫時的結束了他的談話。爬犁前邊那個農民照馬加了幾鞭，爬犁迅速地向疾馳，頓時大路上充滿『沙沙』地聲響。不多時，來在一個村頭。一個約七八歲的孩子，尖厲地喊叫『路條』，騎在馬上的民兵掏出來讓他看了。我玩笑地向那個孩子說：

『你這麼一個小孩還能擋得住壞蛋？』

那孩子仍用尖厲地嗓音說：

『同志，你別看不起，若是碰着壞蛋，我這小哨一吹，民兵「刺」一聲就跑出來了，他還能逃得出我們的手心！』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哨兒，向我比劃着。

那個罪犯偷偷地向孩子瞥了一個狠毒的眼光。坐在我旁邊的那個農民向他喝道：

『如今是我們的天下了！』話語中表現着極端的憤怒，仇恨，但又很自豪。好像對他剛纔那個狠毒的眼光說：『怎麼？你不服氣嗎？』

『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』老是那麼卑鄙，怯劣的回答。

七 弟兄們的『官司』

貴生和富生兄弟兩個從昨天晚上就打嘴仗，鬧了一夜，鬧了半天，吃罷午飯跑到村公所；任村長也沒有斷清這一場『官司』。

從村公所回來，兄弟兩個，一個蹲到炕頭上，一個坐在板凳上，仍然吵着，各有各的理由，誰也說不過誰。當父母的和妯娌兩個，也勸說不下，只好由他們吵去。

貴生說：『你去？你憑什麼去？長那小個兒站到板凳上還够不着鏟子吃烙餅，人家要你不要？』

富生一蹦多高，湊到他哥哥身邊：『你怎麼知道人家不要？人家八路軍小個多咧！有的比我還矮，十八啦，够歲數就要……』一面說，唾沫星子迸到貴生臉上；貴生狠狠地翻了他一眼，只想給他幾巴掌。

貴生說：『輪也得打頭輪，應該當哥的先去！人家東院不是大份去了？……』

富生說：『窮人翻身啦，啥都得翻翻事法應該先從末尾輪……』說着又不服氣的回到原來的凳子上坐著。老太太一面在刷鍋，又是好笑，又是生氣說：『小爺子，你歇一會好不好！』

老爺子皺着鬍子說：『管他咧，有氣力叫他吵去！』

妯娌兩個看着各人丈夫那個生氣樣子，只想『啞』一聲笑出來。

貴生把身子往裏一扭說：『反正他不能去！』

富生又站了起來說：『反正你不能去！』

正說著，村長任恆進來啦，一面笑着：『別吵啦，吵還能「解決」「問題」呀，還是大夥「研究」「討論」，看看誰去好吧！』村長抗了十幾年大活，斗大的字不能識一石，所以『解決』『問題』等新名詞，說得特別費勁兒。

老爺子站起來迎着村長：『唉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兩個硬頭鑿棒的小崽子，誰也治不了……』

任村長說：『可不是，咱村上弟兄兩個爭着參軍的也不是您一家；東院老王家，南拐角吳秀家，人家弟兄們和和氣氣的說說就「解決」啦，哈哈……』

貴生下炕來鄭重其事地向村長說：『村長！你知道，如今窮人翻身啦！去打老蔣的人得個

頂一個使換，去些老老小小的像個啥樣？再說，小崽子人家不要……」

富生也站了起來說：『誰要你老講那一套大道理！』說着又轉向村長：『村長！叫我說，俺分這八垧地，叫他（現在連哥也不叫啦）跟俺爹種下，我去參加……要，要都去，誰在家「生產」哪！』他想拿出『生產』的理由來說服哥哥。

村長一面笑：『對，對，哈哈！您說的都對。叫我說，富生去，貴生在家種着這幾垧地。您爹吧，五十多啦，抗了這幾十年大活，老爺子也該歇歇享幾年福啦！況且貴生有娘們小孩……』

富生趕緊插一句：『對，對，村長說的對！』

貴生說：『村長辦事兒不公平，不公平！』

貴生老婆老早看見人家軍屬給帶花，年節送禮，掛光榮匾，光榮燈，村中人人尊敬。現在家裏有吃有穿，還巴不得當個軍屬咧！村長說：『貴生有娘們小孩』像是她自己阻擋丈夫參加似的，趁着丈夫說村長『不公平』，自己也冷不防給他一句：『娘們小孩，娘們小孩也沒拉他的腿！』

這一下老爺子也沒有主意了，看着不叫貴生去他也不會讓，就說：『富生！你留在家裏

吧，你纔娶了媳婦，她……』老爺子本來是體貼兒媳婦的話，但一想站在當老公爹的份上本不應該說出這話來，況且兒媳婦正在跟前，於是自己的老臉先紅了起來。富生媳婦聽老公爹這麼一說，臉羞的飛紅，昨天東勝媳婦還用半軟半硬的話刺她：『要是富生參加去你可捨不的！』自己怕別人說她拉富生的腿。嫂嫂剛纔的那句話表現得自己多麼『進步』似的，於是兩隻眼睛瞅著老公爹說：『看看說那話，他願意去我該已不得咧，誰攔擋他啦！』

富生也說：『當爹的也該公平點！』

村長哈哈大笑起來。老爺子紅着臉低下頭更沒有了主意。老太太急著說：『要去都去吧，這麼着吵鬧，啥時候是個頭兒！』

於是房子裏暫時地誰也沒有說話，只聽見貴生媳婦懷裏孩子的『不唧——不唧——』的吃奶聲音。

貴生最後想了一下，似乎發現了合理的解決辦法。說：『爹！那俺兩個都去吧！』村長說：『那可不行，老爺子跟老太太，還有您妯娌兩個……』村長瞧了他們四個一眼，好像是徵求他們的意見。

老爺子擺着兩隻手無可奈何地：『好，好，都去吧，都去吧，家裏的幾塊地，我這堆老骨

頭再種他幾年……』

村長接上去：『那，哪能，互助組……』

……………。

第二天一早，紅太陽剛剛露頭，貴生家的門口就掛上了大紅匾，貼上紅對聯：『弟兄爭參軍，保田自衛；父母齊歡送，全家光榮』。貴生，富生披着大紅，老爺子，老太太和貴生富生家妯娌兩個胸口都帶上了大紅花。兒童團，婦女會，農民會成羣搭夥的，打着鑼鼓，吹着喇叭，又是唱歌，又是喊口號。一家人喜的閉不上嘴，比辦喜事還熱鬧。老太太高興地說：『這是幹啥呀！窮人翻身，參個加還不是應分的事兒！』

歡送參軍的大會開完了。十八個青年跨上帶着大花掛着鈴噹的大馬，鞭子一揚，順着上縣裏去的大路，一面唱着：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』的歌兒，慢慢地走遠了。貴生和富生家妯娌兩個互相看着倆人胸脯上的大花朵，好像是說：『你別跟誰逞剛強，我也是軍屬咧！』另一方面對街坊鄰居的嫂子和弟媳，表現着一些驕矜地喜悅。旁邊，那個尖嘴吳進媳婦說：『歇吧！下回也叫俺男人去！』

八 買賣婚姻

一

王梅枝十五歲啦，爹娘看着好像一匹馬。

張媒婆天天來提親，爹娘總嫌彩禮少，不應允。張媒婆頭一回提親的時候，有一家出彩禮五百萬塊錢，爹娘生氣地說：

『哼！真是！買匹好馬還得五六百萬呢！』張媒婆第二次來提親的時候，有一家出彩禮一千萬，爹娘還是不鬆嘴的說：

『看看俺姑娘那模樣兒，現在一千萬能買到啥？』

張媒婆第三次來提親的時候，有一家出彩禮一千五百萬，大布兩疋。娘還嫌少，爹使了個眼色給娘，悄悄說：

『別再高抬啦，去了這個主誰還能給這麼多？』於是這門親事就算成啦，說定了日子張媒婆就走了。張媒婆走出門兒的時候，爹纔擡上幾步問：

『那一家是個什麼樣的人家呢？』

張媒婆說：

『單人獨戶一個跑腿，上無公婆，旁無妯娌，姑娘過了門就是『裏掌櫃』的，少生閒氣多啦！新姑爺年紀也不算大，纔三十八歲，說模樣也不算醜，就是腿有點跛。我一點也不撒謊的，免得以後落埋怨，真是……你住哪裏找這樣門當戶對的人家呢！』

爹摸着鬍子『嗯，嗯』兩聲，張媒婆就走了。

二

二月二，龍抬頭，村中小學開學了，王梅枝挎着書包上學校，路上碰見同學劉玉粉。劉玉粉說：

『哎呀，你還上學幹啥，今天是你的喜日子，一會兒彩禮就過來啦……』

王梅枝像在夢葫蘆裏一樣，說：

『別鬧着玩啦，俺還上學呢！聽說街上中學招農民班，過幾天我就去考！』

劉玉粉說：

『你不信拉倒！反正早幾天我就聽說啦！』

傍上午的時候，放學了，今天是學的新五冊第一課：『兒童要積極參加生產』。

王梅枝回到家裏，家裏有兩個穿着新衣裳的人，炕桌上還放着個紅盒子。她明白了。她剛把書包放下，娘就把她叫到房子外面小聲說：

『傻丫頭，還不快出去，到你二叔家去，你知道咱家裏那兩個是什麼人嗎？給你說親的，呆一會給客人裝袋煙來！』

王梅枝哭着說：

『娘，我不，我不……』

說着就叫娘給推出門外了。

王梅枝在叔叔家哭了半晌，嬌嬌總是說她：

『姑娘長大了，總脫不了是人家的，嫁雞隨雞飛，嫁狗隨狗走，你還能在娘家呆到老？』日頭扭到西南角的時候，娘纔又來叫她回去吃飯，是炸醬肉的麵條。娘給她盛了一碗，她

不吃，直哭說着：

『娘！我不，我不！我還上學呢！』

爹發了脾氣說：

『小丫頭，由你啦，你知道個啥！』

娘勸着說：

『孩子，要聽話，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你；一口奶，一口飯餵你，現在長大了，不給娘……不聽娘的話還行？……』

東鄰西舍也有來相勸的，無非還是那些話。最後，王梅枝長出了一口氣想：人家當姑娘的都是這個樣子：姑娘長大了，給爹媽掙一份彩禮，我也……吧，也算報了爹娘養大之恩……。她這時好像覺得剛纔的想法不對，想出了當姑娘的本份，對不起爹娘一樣。於是也就不哭了。但不知那新姑爺是個什麼模樣兒？什麼秉性？公婆待人可厚實？

娘見她不哭，想是回心轉意了，就把那碗炸醬肉麵條兒換了碗熱的，像她小時候一樣捧給她。她端起碗來，呼吃呼吃喝了半天，光見進氣，不見進麵，一碗麵條連一半也沒吃完，也就不吃了。

拜完天地就入洞房，她坐在炕上面朝裏，一直坐到一更天。鬧房的人走了，新姑爺也進來了。『拜天地』、『坐福』、『上拜』的時候，一直她沒有看見新姑爺是什麼模樣，這回她扭過臉來，新姑爺正對着豆油燈點一枝煙。清清楚楚的：兩片厚嘴像腫了一樣，眼和眉擠在一起，眼窩挺深，滿臉癢疙疸。下巴雖然光光的，但那豆綠色的刮過了的鬍鬚還很清楚。這一眼幾乎使王梅枝咋的哭出來，不過她又想：模樣到不要緊，只要能好好生產，過日子，一輩子也就……

這新姑爺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呢？過了幾天，王梅枝完全知道了。他每天賭錢賭到三更後，纔帶着一張煙槍和酒臭的嘴回來，眼睛裏帶着一條條的紅血絲，人家盡叫他趙大摸。有一天夜裏，他領着兩個人進屋來了，一個五十多歲，一個三十多歲，他們三個蹲在炕的一頭小聲合計着。

那年老的說：

『是不是離屯子挺遠那一家？』

那個年青的說：

『是，就是那一家，院牆也不高，我白天已經探聽好了：兩匹黃驃馬……』

趙大摸就說：

『就那一家嗎？我也知道啦，一個寡婦，一個小孩，還有個六十歲的老公公，他們聽見動靜，也咬不下來誰個球！……』

他們以後又咕嚕了一會兒，王梅枝也沒聽清楚，最後只聽說：

『那麼明天晚上……在東墳地碰頭……』那兩個人就走了。王梅枝問：

『你們說的什麼？』

趙大摸說：

『你問那些幹什麼？』

王梅枝說：

『你以後別領那個不三不四的人到家裏！』

趙大摸說：

『你管不着！』

四

第二天約摸半夜的時候，趙大摸從外面回來了，點上燈，把王梅枝從被窩裏拉出來，一直拉到東房山牆下，指着一個地方說：

『幫我掀開！』

王梅枝看時地下平放着一個大門，原來這裏是一個小柴火垛，現在柴火被拿在一邊去了，王梅枝無可奈何的帮他掀開那個大門，往裏是一個傾斜的黑洞，趙大摸進去點着一盞燈，裏邊，是一個大地窖，他又鑽出來，從房後牽出一匹馬來，一直牽到洞裏。出來把大門蓋上，草仍垛在大門上，恢復了原狀。

回到房子裏邊，王梅枝問：

『你這是幹什麼的？』

趙大摸愛理不理的說：

『你問幹什麼？』

王梅枝說：

『我不准你：你不生產，天天吃酒賭錢，偷人家的馬！』

趙大摸說：

『你管不着！』

王梅枝站起來：

『我往農會報告你！』

趙大摸從地下撿起一根鐵燒火棍，迎頭攔住：

『你敢？我打斷你的腿！』

王梅枝少不得退坐在炕沿上。過了一刻，大概趙大摸怕草沒把門板蓋嚴實，又出去看看。王梅枝乘機跑出門外，向村公所走去。趙大摸回屋見王梅枝不在房中，慌忙撿了一塊劈柴拌子，帶出去。王梅枝跑的快，他带的快。

剛到村公所的門口，王梅枝已經被他帶上，聽見王梅枝『噯呀』一聲，躺倒在地上，趙大摸嚴厲的說：

『給我滾回去！』

這時村公所還點着燈，幾個幹部正在討論生產問題，趕忙跑出來。趙大摸向村主席說：

『沒有什麼，主席，她得了一個瘋病，夜間到處亂跑，我現在就領她回家去！』農會主任端出燈來照了照王梅枝的臉上，血從頭髮裏淌出來。他急忙把她抱起來，王梅枝哇的一聲哭出來：

『他……』

五

過了兩天，在區政府。李區長坐在一個桌子後面的板凳上，王梅枝頭上裹着一塊白布和她的爹媽坐在右手的一條板凳上，趙大摸站在左邊。還有他們村的村主席。

李區長說：

『趙大摸偷馬幾次，屢經教育不改，又侵犯人權，打傷王梅枝，經政府司法科批准，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。』接着問：

『王梅枝，你有什麼意見？』

王梅枝哭着說：

『我反正是不跟他過了。提親的時候，我就不知道，爹娘拿了一千五百萬塊錢和兩疋布的彩禮！』

李區長對她的爹媽說：

『你們老人家真糊塗！爲那麼一點財禮，葬送姑娘一輩子，看看現在你姑娘叫打成什麼樣子了？』

王梅枝的娘也哭着說：

『我本來就不願意，都是那老不死的……』

他爹說：

『看看，現在又埋怨我！當初你不願意是嫌彩禮少，以後你不是就答應了嗎！』

李區長說：

『好了，好了，根據婚姻自主的法令，王梅枝完全有理由提出離婚，況且纔十五歲，根本就不到結婚的年齡！』接着又向王梅枝說：『現在介紹你到縣立醫院養傷，你不是說你還願意上學嗎？傷好了可以去考中學農民班。』接着又向村主席說：『回村把這事給大家講講，現在村裏買賣婚姻很普遍，拿這件事教育大夥兒，發動婦女要求婚姻自主！』

王梅枝坐馬車上縣裏去，爹媽坐在車上照顧着她。老兩口直向姑娘說：

『我們真是糊塗透頂的老混蛋！爲了幾個彩禮，把你弄成這個樣子！』說着老眼裏滴出幾滴淚來。

榮

作者 韶 華

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

譽

・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・

7.63
7-6

基本完備 245 元